記序

陽村先生集卷之十九

陽村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記類

寶巖記

寶巖浮圖弥上人之自號也上人嘗在俗車玄陵至五品樂慕浮圖之法謁懶翁請名曰欲剃頂拘於職而不得也及玄陵賓天乃歎曰吾以微賤久叨聖渥夫人臣之報君大以匡輔小以奔走斯皆有智能材力者也亦且有命不可幸而致之吾聞佛氏之道慈仁博愛推澤幽明而修之在心愚智皆可能故吾樂而願學之矣矧今吾君弓劒忽遺報之無及吾欲遂

吾初志以追寘福斯其時也於是棄家入山修心者累稔今以寶巖之扁請予暢其義予惟精金良玉天下之至寶也然皆外物而有得喪無之不足以為損有之適所以賈害是果何足貴乎古之聖人以位為大寶而守之以仁義農堯舜禹湯文武同一揆也若吾夫子有其德而不得位懷其寶而不得施筆之於書垂範百王則曰所寶惟賢曾子傳道以明大學則曰惟善以為寶由是則聖賢之所謂寶可知矣夫仁者心之全德而曰賢曰善皆心之著也人人皆有此得之天蘊諸身猶玉在石猶金在鑛以為一身之主

而具萬理之源瑩徹光明隨感而應初無愚智之間衆人自昏而失之聖人則全之於天王潔金粹渾然大成其可寶者不在物而在我故詩之頌文王曰金玉其相孟子之美夫子曰金聲玉振是皆善於形容者也浮屠稱佛亦謂之玉毫金色雖其道不可得而知然亦以心爲本比之清淨寶珠要之亦不外乎心也嗚呼天地人三才而三才之道具於心佛法僧三寶而三寶之妙本乎心心之德其盛矣乎金至剛也而鑠以銷玉至堅也而磨以磷惟心也不可以鑠而銷也不可以磨而磷也至大至剛塞乎天地而無間

矣上人寶此而守之無失存此而充之無餒則金剛不壞者自可以得之而玉毫光將自我發矣其為寶莫大焉洪武十七年蒼龍甲子

古澗記

浮屠然師神印之顏釋也冲然其氣澹然其心舍利名縛禪寂時之士大夫多重之今以古澗之扁請余記余惟人性之善也猶水性之清也性本善而惡生者欲誘之也水本清而濁見者穢汙之也去其惡而存其善則人性之復其初也激其濁而揚其清則水性之得其常也然天下之水小而溝池大而河海皆

水也溝洫其居下故穢皆歸而易行河海其量宏故濁皆受而不辭皆不能極其清也極其清者其惟澗之在山乎其源峻穢無由歸焉其流駛濁無能留焉有石以激之有沙以淘之雖其流注盈溢徐疾激揚崖而為瀑掬而為泂或夷以直或屈而曲或瀑或怒或潛或隱潦而漲冰而咽其變也極矣而其清自若浸浸汩汩晝夜不舍歷萬古而不息焉修道之士宜以之自強清其心復其性恒久於善而不失也今然師遁空虛入山林昧昧惟恐其不深廬於澗上而獲焉晨而起觀其流夜而坐聽其聲每以久躬而自省

者自西來而經其所交所經其蹟至之處所遇人物
雖西土聞北山林脩其所遇人物雖聖賢師
資之心自有所能自之心
於今也夫子西者壯之恒性其資之
於人物間所遇人物不合蓋古高遠之人
且之道所遇人物不合蓋古高遠之人
者自西來而經其所交所遇人物雖西
來自西來而經其所交所遇人物雖西
來自西來而經其所交所遇人物雖西
來自西來而經其所交所遇人物雖西
者自西來而經其所交所遇人物雖西
來自西來而經其所交所遇人物雖西
來自西來而經其所交所遇人物雖西
來自西來而經其所交所遇人物雖西
者自西來而經其所交所遇人物雖西
來自西來而經其所交所遇人物雖西
來自西來而經其所交所遇人物雖西
來自西來而經其所交所遇人物雖西

參考諸書以人資心於[illegible]而明是其必無[illegible]
於[illegible]興酒[illegible]文[illegible]其[illegible]青[illegible]天地[illegible]
[illegible]旺[illegible]筆尚運人固必[illegible]大[illegible]而[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
故余[illegible]之風[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上[illegible]

故[illegible]學[illegible]其[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心與之俱清而功與之無息天性之善澹然自存日以流行於動靜語嘿之間此古澗之所以自爾歟余於禪學未嘗涉其流故不之及蒼龍甲子冬十月甲戌

漁村記

漁村吾友孔伯共自號也伯共與余生年同月日後故余弟之風神疎朗可愛而親捷大科躋膴仕飄纓紆組珥筆尚璽人固以遠大期而肅然有江湖之趣往往興酣歌漁父詞其聲清亮能滿天地髣髴聞曾參之謳商頌使人膏次悠然如在江湖是其心無私

累超出物表故其發於聲者如此夫嘗一日語余曰
予之志在放漁子知漁之樂也夫太公聖也吾不敢
必其遇子陵賢也吾不敢異其絜携童冠侶鷗鷺或
持竹竿或棹孤舟隨潮上下任其所之沙晴繫纜山
好中流魚肥膾鮮舉酒相酬至若日落月出風微浪
恬倚船長嘯擊楫高歌揚素波而凌清光浩浩乎如
乘星槎而上霄漢也若夫江烟漠漠陰霧霏霏揚蓑
笠舉網罟金鱗玉尾縱橫跳踢足以快目而娛心也
及夜向深雲昏天晦四顧茫茫漁燈耿耿雨鳴蝸壁
疎密間作颼颼瑟瑟聲響俄但僅舟中神怪雲霧

懷蓍裾而昂翮縈固有感時而遐想者矣花明兩岸
舟在畫中潦盡寒潭冊行鏡裏畏日流炎柳磯風細
烟月天飛雪寒江獨釣四時代謝而樂無不在焉彼逞
而仕者苟冒於榮吾則安於所遇窮而濟者苟當於
利吾則樂於自適外況信命舒卷惟時視富貴如浮
雲棄功名猶脫屣以自放浪於歌酒之外豈若趍時
釣名乾沒於官海輕生取利自蹈於重淵者乎此子
所以身簪紱而志江湖每托之於歌也予以為如何
子聞而樂之因為記以歸且以自觀焉洪武乙丑秋
七月有日

白雲軒記

白雲軒浮圖坪之自號也出岩谷歷城市躋門於陽村而語曰余居深山是音自絶獨坐軒中終日看雲變態固不窮矣至於不隨風不含雨不蔽於日不垂於地濃暖嬌饒英英鶴鶴屯如積雪横如匹練氤氲如烟輕白如綿者尤雲之閑態也吾以名吾軒子為我記之予曰夫物之形於天壤間者其體有所局則其用有所碍日月明之至也而其行局於躔度故不能無盈昃晦朔之息風雷變之至也而其氣偏於鼓動故不能無[illegible]摧折之傷唯雲也動靜無常變化

不測蒸而升鬱而結漠然而虛油然而作起膚寸遍六合水下土澤萬物其變極矣其利博矣詩曰英英白雲露彼菅茅言其氣行於天而澤及於物也豈非體無不周故用無不周乎在我身者耳目口鼻各司一職而心無不通四者周於形而心之理無不具也宰制萬物酬酢萬變放之彌六合而斂之不外乎方寸此心之有同於雲也然雲氣無為而自化人心有覺而能思無為者自當有澤物之理有覺者不可無持守之方人之於心無持守之功而聽其如雲之自化則為狂妄制酬酢之用而欲其如雲之無為則為

枯槁枯槁與狂妄君子不為也師觀雲之[illegible]
心使體有所存而不為物欲之動觀雲之變而達其
情使用有所行而不昧事理之正則体用無全內外
交養而心之理得矣舉斯加彼由近而遠澤物之功
將不羞於雲而無所不周矣若浮畐之有取於雲者
吾不知其說師之徒必有能言之者何待予言為

牧庵記

浮圖謙也扁其所寓庵曰牧丐言於名儒碩德其言
牧事備矣使吾友孔岩許伯升求予記予奚容贅然
余嘗觀易之謙卦矣下艮而上坤內止而外順謙之

義也初六以柔而止於下有謙而又謙君子之象故吾夫子釋之曰卑以自牧也夫謙者人心天理之自然而不容已者也天道有是理故其氣為下際而謙之理著焉人心有是理故其端為辭遜而謙之道行焉自徐行後長之悌推而至於堯舜之道無非謙之發現也故君子恭敬退讓以明禮必以謙卑而自處也蓋其所以自處於卑者豈終於卑下過於卑屈哉德言盛禮言恭德欲其盛而能下賢故尊而光禮欲其恭而能有節故卑而不可踰也德苟不進而終於汙下恭苟無節而過於卑屈則太卑而可踰矣豈君

子自牧之道哉且夫君子之自牧也謙於己故得於人儉於家故豐於國稽于衆者堯之謙也取諸人者舜之謙也而使萬邦咸寧卑宮禹之自牧也而盡力乎溝洫卑服文王之自牧也而咸和於萬民伊尹之若揵市周公之勤吐哺其謙也亦至矣是故能自牧者可以牧人也若夫為乘田而牛羊茁飯牛而牛肥者聖賢之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浮圖之學吾未嘗講吾不知謙師之自牧者何道而將以牧於人者何說欤他日相尋當一扣之矣

四佛山彌勒庵重創記

大院之嶺支而迤邐東南至甫州山陽二邑界窮而起頂有巨石浮根而立四面皆鐫佛躯故號四佛山最一國奉佛者所喜談而欲觀者也其中峯曰法王其陽崖石又鐫慈氏之容傍置小寺曰彌勒庵世傳羅代所創也庵之北有奴峯遥向四佛而峙羅王望禮四佛處也世遠屋圮鞠為榛莽前判事白公瑨世居寧海癸亥之春避倭負母間關顛躓逾歷數郡幸來翁山之下越明年母以病歿營葬追福靡有遺力一日泣告山僧曰吾不幸於家鄉被寇貧產焚蕩椓喪流寓之際遭罹凶憫值此大患每念劬勞生育

之德昊天難報晝夜嚼恤欲爲怙恃殫誠竭力營立
精廬以資冥祐小申罔極之悲劇雖痛深益用盡然
惟諸德愍而助之以就予志僧曰劇立新寺國有常
禁山有彌勒庵新羅舊址久廢不興盡起而新之公
聞之收淚曰諾即往相之泉甃清邃境壤爽塏慈像
宛然遺基具存迺契於心迺樂以趍爰剔荒翳剗除
砂土募緣相費傾村陶瓦又慮粮廩或不繼買田一
區耕耨以給始於乙丑終於丁卯竪屋四楹翼以重
簷有堂有厨既礲且堅方欲施丹雘而未得適有遊
衲能畫者囊賫真粲以來賻而請之繪事亦畢朱甍

碧椽奐輪可覩又印妙法蓮經一部父母息重經三卷藏置于茲戊辰正月落而轉之已巳正月又轉欲記顛末揭壁示後而未也時余以言事忤省臺謫來寧海白公既還棄捨聞予之至喜曰吾之志願於是畢矣寔來請之至再益勤予不得固辭乃筆其言以誌嗚呼世俗事親苟營喪葬而已爾白公能盡制而猶慊然乃於遷寇播蕩之餘創寺印經以奮悠久無窮之利慎終追遠之孝可謂加於人一等矣其新創寺比丘曰惠眼曰勝孚斡印經者曰志雲并附子志云

寧海府西門樓記

寧海即古德原也阻山濱海地僻而隩夏多涼風冬無苦寒魚鱉蝮蛤海錯攸產在昔盛時民豐訟簡家畜糸桐人知操縵歌喉舞態既清以婉至於亭臺之勝殆若仙境及蒙庵李侍中混謫官而來乃得海上浮查制為舞鼓教其節度其聲宏壯其舞變轉翩翩然雙蝶繞花矯矯然二龍爭珠和於催春捷於赴敵景樂部之一奇而他郡之所未有觀風杖節之使必來遊觀實一方佳麗之地也爰自倭興日以衰替歲在辛酉其禍益烈城邑丘墟閭閻煨燼數年之間棄為賊藪官吏寄寓於他州虎豕來擾于古里邉方無

頒借之望觀察使裘嘉之薦宜矣又秋旣稔民力方
閒修城之圮除道之蹺拾瓦舊墟以覆館宇又謀於
衆曰西門旣災塞而不用盍亦寔構衆樂聞命鳩材
聚瓦不日而營上樓下閣旣堅旣固城有三門東地
卑而陋南山近而隘唯西門控臨廣野洞達軒豁山
遠以簇海闊以平紆餘渺漫一目千里實擅一邑之
形勝也至若三時務農百室齊作登斯樓也則夫耕
婦饁朝鋤夕還或偶或群或種或播凡一邑之有事
于西疇盡力乎南畝者霑塗泥曝風日勞勤困悴千
態萬狀皆在乎軒窗凡席之下而舉不逃乎目前則

職勸農者所宜日登而時觀者也然則非唯知勤怠而勸懲之使力本者益勉亦且知稼穡之艱難盤餐之辛苦蠲徭省斂節用愛人之心油然而長必不至食其力而怠其事矣況敢忍於剝膚搥髓淺其膏血侈用傷財以病民乎若是則斯樓之作其有益於吾農也大矣若夫山容海色景槩之勝不足以爲斯樓之重何也驗於古可以知於今鑑於前可以戒於後古而樂絃歌固一山海也中而爲丘墟亦一山海也今而復起城樓固亦一山海也山海無變遷而人世有廢興樂不在乎山海而寓於人心之所感由前而

思宜可樂也由後而思亦可傷矣古既以淫侈佚樂而至於亡今當還定復振之初而遽欲蹈其前轍以不慮於後患乎是亦登斯樓者所當知而為戒者也予謫是府適當斯樓之成請記于壁予不得辭嗚呼蒙庵作鼓以增一邑之華侈朴候作樓以基一邑之勤儉則其流聲遺澤之長當勝於一鼓也遠矣哉是為之記洪武二十三年蒼龍庚午春正月有日

興海郡新城門樓記

踰嶺而之東南至海上數百里有郡曰興海地最窮以阻而有魚鹽沃饒之利其在昔時居民既庶中罹

倭患漸就淘廢迄至庚申之夏受禍尤烈陷而焚之民遭殺掠殆盡其僅脫者散而走四方閭井為墟荊榛蔽道為守宰者捿于遠村縮手不敢至邑中者數年矣及歲丁卯國家置兵舡于郡理之南通洋浦以備寇至然後流民之懷土者稍有復者焉然未有城池之固不得聚而居之往往營屋於山谷中務欲秘其迹時出而為耕漁寇至則無能相救自鼠竄而已故守宰之寓遠村而不敢至者猶昔也戊辰冬金堤趙侯友良為宰單騎以來盡心於理越明年秋改修民和乃咨於衆曰爾邑無城民未安堵吾欲作而築

之爾無憚否咸曰固所願也誰敢憚之於是報聞觀察使請徒役不得乃合郡民老幼僅數十以八月始栽親操杖策監督不怠勤者勞之惰者戒之不怒不威民皆樂趨通洋萬户白公仁琯以兵五十助之至十月而畢役由是民得完聚營立家室而流寓者日益至矣其冬見代民愛而慕之若乳子之失其母也類次其政績卓卓者數事訴于朝請復不獲報又欲記其事揭城樓以寓去思之心而無所托也明年庚午春予乃謫來于時萬户白公為宰益修趙侯之所未及者鑿其池以險於外鐍其門以固其内而後其

城益以完堅郡之老前知泰州事安君成彥前郎將張君標李君奮等若干人語予曰吾儕注于茲長于茲今又老于茲矣爲吾宰者或歲一更或間歲一更所歷無慮數十人廉公明敏咸惠並著民畏而愛之不敢欺者未嘗見有趙候之比而況吾郡之殘弊未有甚於此時事之兼冗文案之煩又未若去年量田之日也趙候承殘弊之後處兼冗之際單僮匹馬自奉甚約省晨夕廩給之費以濟飢乏多方營辦以贍官用未嘗有一紙賦於民其量田也畎畝之多寡土壤之腴薄與夫收成之實否一經於目則不忘故其

上簿事速而費省精詳為諸州最又勇於禦寇聞其至即上馬先馳故倭再至而不得侵至若役疲羸不滿百之衆不鞭一人不歷一時化榛莽為城池易丘墟為閭井使吾民按堵如舊莫枵無虞自今日至于後世永立乃家生生不匱者皆吾侯之賜也故吾民父母愛而孺子慕雖久而不可忘也願吾子筆之文以告後之人使無忘吾侯之德焉予聞而嘉之既書其言因語之曰孟子不云乎地利不如人和夫築斯城鑿斯池效死而勿去在乎人城非不高池非不深委而去之亦在乎人焉今城池則既設矣趙侯之惠

則既深矣後之守茲土者果皆能使民勿去欤無或有使委而去之者欤是在為守者得民之如何爾民有未輯則懷之城有未固則完之無墜其前成而益啚其後效可也咸起而謝曰子之說行吾宰之緒緒者益勉而吾民之生生也益可保矣請并書以為記趙侯先正簡之後乃祖轉相德烈人至今稱之不衰侯真克肖者也他日為輔相能不墜其先業可信也

洪武二十三年五月日

龍安城漕轉記

漕轉大務也國家之經費公私之豐歉係焉南方漕

轉之入惟全羅最遠必浮于海而後達于京師自倭之興收租之所不海口而于山之諸城民之納租牛載馬馱登涉險阻顛躋氷雪歷三冬而甫訖及春將漕又輸于海道途遼隔數宿而達不事其農迨夏乃已冬則凍餒春則飢羸人畜物故絡繹于道又其斗耗隨量隨減則必加租以補甚至稱貸而取盈為民之病莫此甚矣都觀察使盧公嵩自分鉞以來民生利病悉究悉畜其於漕轉尤致意焉欲立長策以利于民遵海而觀相其地利於全之界則得鎮浦之龍安於羅之界則得木浦之榮山皆有濱水之丘穹窿而

曠公乃咨謀於衆曰築城于茲以收租稅則民之輸者一舉而畢及至海轉舟泊城下可負而載賦來堅守以為屏翰則亦莫能深入為冦便於民而利於國盍是築乎衆樂聞命即以驛聞廟議為然移牒以報越秋八月農務既閑命知古阜郡事鄭渾前光州牧使黃居中前判事盧元明前古阜郡事鄭士雲督龍安之役羅州判官尹義前開城尹金仲光鄭允孚前判事羅璡監榮山之築各徵所管諸州之民以興其役民皆樂趨鼙鼓不勝迺畚迺杵迺掘迺築既厚以高既堅以削繚以脾睨固以閑闔望之巽巽臨乎屹

屹永世之功閱月而畢村夫田父喜除其瘼相與慶於家而歌於道幕賓左右請記其事以示于後公乃以書命于予時予謫在于益既得聞民言而嘉之矣忽承是命義不可以文拙辭言曰天下之事有難尚而義異者春秋書城築傳者皆以爲譏何譏爾以其時則或春或夏以其事則非制非義故聖筆貶之以見勞民爲重事而譏其無愛養斯民之意也今公是舉以其義則爲民也以其時則既秋也城成之後輪載之力比舊甚者漕轉之務比舊甚易浮海達京之期又比舊甚速自今伊始永世有賴則利國之長策

愛民之誠心可謂至矣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而不怨予於是後見之矣太史氏必將大書特書以示褒何待予言哉雖然此道之民袪其病而獲其利者今則樂公之德而皆歌之矣數世之後或有不知曩時之病為甚艱則亦必不知今公之惠為甚遠矣是宜書諸城樓使守城者時而颺之以告于後俾世世無忘則公之惠澤當與鎮木二浦同流於無窮矣是可為記洪武二十三年蒼龍庚午秋九月

拙齋記

辛未夏余在陽村有佛者惠真來請業予有聖音之

喜聞其嘗所從遊者則今秘書金公也金公端謹博雅君子嘗遊於其門則其人可知故不疑而受之觀其行醇而謹聽其言簡以切學益勤而益有進惟義之求而不知利信乎遊於金氏之門而得之者矣嘗一日請名其所居齋予以拙命之問其說余曰拙巧之反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無耻者人之大患人嗜於利而求進我則知恥而守其義者拙也人喜於詐而為巧我則知恥而守其真者亦拙也拙乎人棄而我取之者也然進者不必獲巧者不必成精神日勞而徒自弊爾何用舍我之真托巧偽以求利哉若

夫惟義而守其真者有以自得而不自失故無所望而安焉無所愧而泰焉是拙者始乎用耻而卒乎無所耻足以浩然自存而無歉矣故養拙所以養德也真聞之謝曰敢不敬共蚤夜以無忘訓辭爰書以爲記

淮月軒記

淮月軒浮圖真拙齋所扁而無學翁所命也陽村子訊其說拙齋曰空生大覺如海一漚覺体無不周遍而空性無乎不在頭頭物物色色形形千殊萬差皆自一覺中現者也如一月在天而千江普現一月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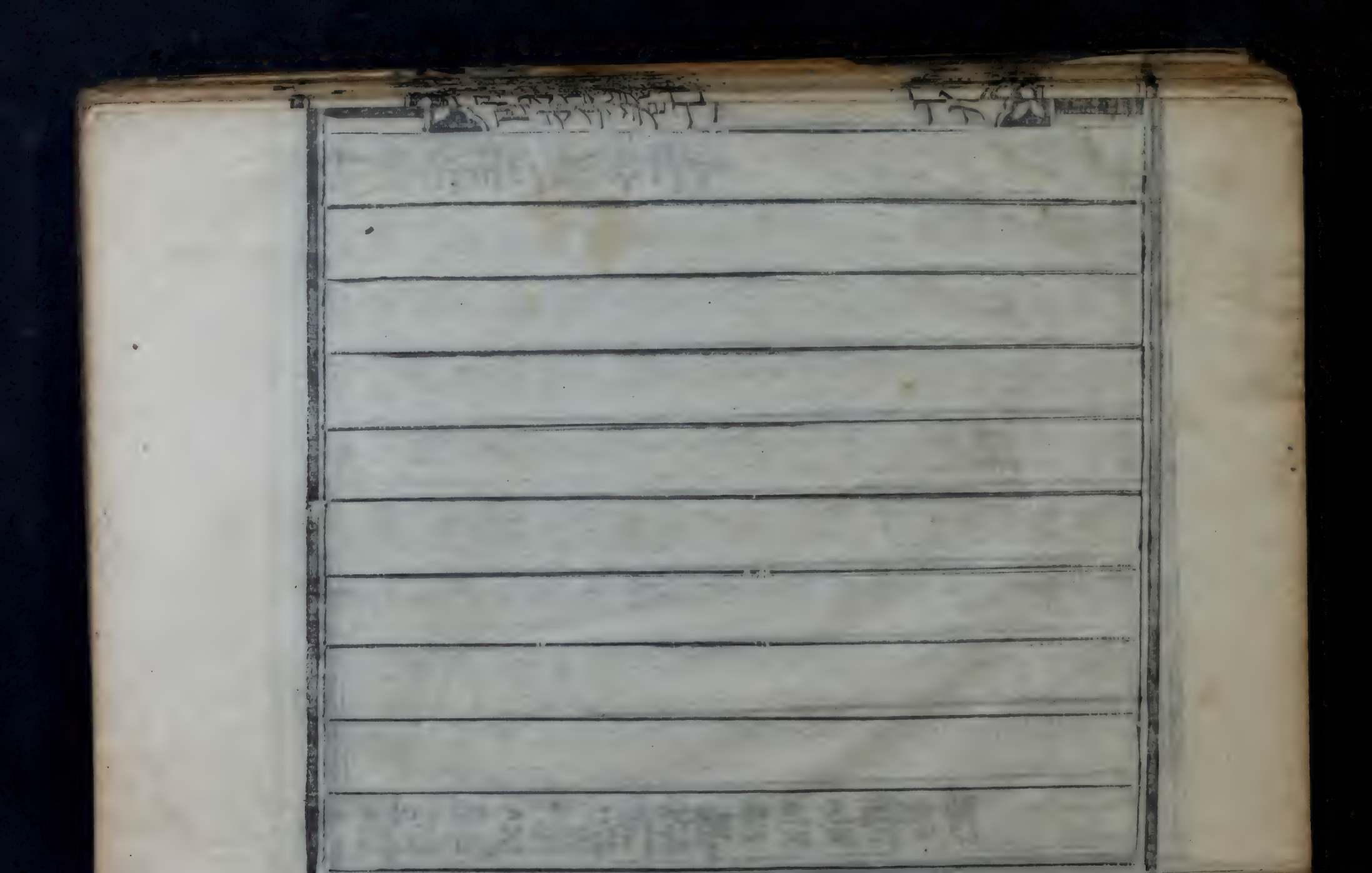
江而千舟分照一在乎天一在乎水上下一色混融無間舟南者見月之南舟北者見月之北而一月之体無南北也分南北者謂之非月不可也謂之真月亦不可也即分照之影而求其不分之体則真月即在分照之中非有二也且夫天下之水莫大於江淮河漢河在北江漢在南而淮居中泊淮而北達于河沿淮而南達于江漢言淮月者亦言一月在中而分照南北也此吾軒所以寓名之義子能筆之否欤陽村曰甚哉水與月之無間也在天在地遼乎邈哉宜其相絶而不相合也然水澄月朗上下無間凡物之

氣類相感莫水月若也蓋月大陰水亦大陰月有虧盈而潮隨消息則水月氣類之同可見然猶二体也以明水取月觀之水生於月本非二也大抵物之盈天壤之間者皆一氣之所分而一理之所貫也大而天地不能外小而毫芒不能遺幽而鬼神之不可見明而人物之不可窮上而日星之昭乎天下而草木之麗乎土内則本於吾身外則該於事物無處不在無時不然而其全體總會於吾心故吾心之用能通事物之理而無間有甚於水月也然月之在水者影也非真月也又有是水是月之辨若夫理之在事物

者無處非真故心之應物亦無往非真一以貫之固無上下內外巨細精粗之間故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所謂誠者能真而無偽之名也人有不誠者欲蔽之也猶月在天而雲掩之水在地而泥濁之苟能去其慾而存其真則萬物之備於我無不具而心之全體無不盡矣吾聞浮圖解外膠絕倫理是心與物理為有二致吾心之體不其偏而吾心之用不其缺乎離分照之影固不得真月矣遺事物之理而得心之全体乎內外交修本末備舉此聖學之所以全也余約而言之曰水月是影物理皆

真節試以是思之拙齋曰唯唯是為記

陽村先生文集卷之十



陽村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記類

提州鄉校記

提州在楊廣地最僻民風最朴略官為監務秩亦甚卑鄉學廢已久洪武戊辰陞諸州縣令監務皆以叅上官為之且有興學令今上即祚尤重學校已巳冬吾同鄉金君綾由觀察判官量田稱職選補是州監務理任踰年弊去民安可興功役乃謀於衆曰理民以教化為本此邑雖小黌舍無所若不營構以育人材殊非國家委任興學之意乃相舊址剗荊榛除欹

土鳩材埴瓦堅屋一間左右前後皆翼以簷奉安先
聖之神以為釋奠之殿東西置廊各四楹以為諸生
講業之所其南置門一間旁置庖厨亦四楹仍飾煥
室以為教官燕息之處制約而位備功簡而事成自
辛未正月而始役及秋而訖乃聚邑中子弟若干人
以教之財不斂户力不煩民以與六十餘年之廢學
甚可嘉也其冬遣人于陽村請記端末予不得辭告
學者曰天性民彝無古今邊遠之殊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但患學之不講爾幸今遭遇聖君賢相中興致
理教化大行金君上体國家之義意營新廢學以教

以育若此之至而爾諸生苟不勉於為學是自棄也為學之方具載方冊然其要只在乎正心術而已心術既正然後事親事君理官理民百事可做不然則雖能讀聖賢之書能工華藻之文終亦不免為小人之儒矣可不勉哉洪武二十四年蒼龍辛未冬十有二月壬戌

水原萬義寺祝上梵嚴法孝會衆目記

水原之東數十里有寺曰萬義禪補古刹也壞廢既久鞠為榛莽皇慶間天台琢丘寺住持大禪師混其來觀遺址重營以新三歲竣公繼而主之中啓于上

判屬妙蓮門人相傳歲紀已遠宗爲天台作法之社
收租有田執役有貲嗜利之徒亦欲得焉比者天台
曹溪互差住持厥後曹溪仍欲棄而有之訟于法司
時議以爲寺有田口所以供三宝非以爲主僧之利
兩宗交爭徒以有此也是不如無乃以臧獲若干口
委屬水原府而以本寺還屬天台今主上繼統中興
更新庶政式遵祖宗之法崇重三宝俾資王化時有
天台龍嵒寺住持大禪師重大匡奉福君神照睿祝
玄陵寵昵之恩及棄群臣恩慕追福久而益力洪武
戊辰師旅方興國家安危変在呼吸時照公在完山

李侍中麾下能與將相共定大策舉義回軍以安宗
社以開今日中興之業上心是嘉越庚午秋八月特
賜功牌將萬義寺及其奴婢使永傳于法孫又給寺
田七十結以贍供佛飯僧之用賜公於是益感上賜
恩所祝釐以報萬一乃貨囊鉢所貯白銀一錠辛未
正月特設七日消災道場壬申二月又張法會衣服
座具幡幟咸備嘉產異膳供具豐潔啓聞于上受押
佛疏邀請大天台宗師國一都大禪師玄見等韻糧
三百三十指皆一時天台碩德也外護前洪濟寺住
持大禪師明一等一百九十指諸執事監院禪師覺

恒等一百九十指初展華嚴三昧懺儀經講妙法蓮
經環師疏解歷三七日而訖其所以壽君福國濟生
利物之願可謂博矣吾家尊永嘉君親承上命奉香
而來予陪几杖參觀盛事一日照公囑記端末以示
于後予惟釋氏去人倫棄君親寓斯世而負斯世者
吾儒之所訾也士大夫有志于斯世者莫不欲對功
業而報君親然有不得者衆人之通患也今照公雖
居釋苑尚能遇知於君相樹功於國家如此其卓乙
也專心竭力以結勝因必報德於君父又如此其忍
恩也是誠不負斯世而士大夫有所不逮者也願予

不才嘗遭放竄特蒙聖君賢相好生之德獲保性命以至今日幸造之恩昊天罔極雖欲小效力莫能逮今於新會仰對佛聖得与大衆同拜祝上以祈萬年無疆之壽小伸下臣區区之志願誠所幸也故不辭而為之記在會衆目詳列于後洪武二十五年蒼龍壬申仲春下澣記

演福寺塔重創記　奉　教撰

佛氏之道以慈悲喜捨為德以報應不差為驗其言極闊大譯傳中國覃及四海綿歷千禩愈久而愈熾上自王公大臣下逮夫婦之愚希冀福利靡不崇信

寺院塔廟之設巍巍相望弥天之下吾東方自新羅
氏之李奉寺左謹城中僧廬多於民屋其殿宇之宏
壯峻特者至千今尚存一時崇奉之至可想見矣高
麗王氏統合之初率用無替以資密佑迺於中外多
置寺社所謂裨補是已演福寺案據城中閭閻之側
本號唐寺方言唐與大相似亦謂大寺為屋最鉅至
千餘楹內鑿三池九井其南又起五層之塔以應風
水其說備載舊籍茲不贅陳王氏享國五百年屢更
喪乱寺之興廢殆非一次此塔之壞不知的在何時
至恭愍王欲營之而未就後有狂僧長遠心者寅緣

權貴擾民伐材卒亦罔成恭讓君賴將相之力復祖
宗之緒即位以來事佛益力爰命僧天珪等募工與
從辛未二月始事撼舊址填木石以固厥基迄冬迺
竪縱橫六楹克扛且廣累至五層覆以扁石將訖厥
功憲臣有言而中輟惟時我主上殿下位總百揆請
畢營構未幾恭讓以失道自遜于外而大命集于殿
下闕文恭惟主上殿下以神武之資獲天人之應奄膺
大宝誕主民社至仁好生大德育物群賢勵翊治道
熙隆百弊皆革萬化俱新凡可以裕國惠民之政靡
所不舉以佛之道慈悲愛物可刑邦国崇揚之法因

守不度其所以創始而尉鴻規貽謀而垂後裕者可謂宏且備矣於是董工益勤功乃告成宗壬申冬十有二月也癸酉之春塗塈丹雘暈飛雲表鳥翔天際金碧炫燿暉映半空上安佛舍利中度大藏下置毗盧肖象所以資福邦家永刊萬世也夏四月設文殊會以落厥成上命臣近記其始末臣近竊聞浮屠之說樹塔所以表德隨其層數多寡以明德之高下也五層以上是佛塔也其言功德報應之說極為宏博故自阿育王而後歷代尊信締構之無已也然梁達摩答武帝造寺造塔之問以為佐無功德盡為武帝

不修心而費財力鼓也今則財不出編户力不煩農民其為功德豈易量哉功德既勝報應益彰人天交慶幽明共賴推刑泽於無窮綿景祚於冈極与国咸休萬世彌固信可期也臣近拜手稽首而敲詞曰浮屠之說與西域流傳四海因華譯其言報應甚宏博上下靡不勤祈福塔廟之設何巍巍彌天之下遍六合新羅奉事最誠篤王氏遵守更無懌演福寺在闤闠側中有三池九井鑿其南有塔五層閣不知何代乃頹壓累世重營竟不克運祚將衰焉可得惟我聖君有大德天与人歸膺曆胙萬化俱新百弊革亦資

佛教刹邦国五層復建畢工役經構不擾農民力崢嶸突兀配崧嶽輝映雲霞燿冊碧上安佛骨厥靈赫中度大藏具萬軸下置毗盧備嚴飾功德最勝甚饒益聖君萬年奉宗祏景祚綿延世千億普令群生霑利澤命臣作詞刻諸石臣詞無拙不可讀但願此塔無顛覆与国鞏固垂罔極

盈德客舍記

盈德在海上最僻且遠久因倭耗人民避匿閭井丘墟者有年及為城而鳩集之然後遺民稍還粗安其業予嘗謫行經過于此廨舍未設而其縣令之居等

決數椽低小隘陋乎民廬無別洪武辛未秋鄭林李
君仁宗爲令子茲政修訟簡一邑稱治乃謀於衆欲
營公館其明年冬伐木于山又明年春既雨水生流
材于溪不勞擔載悉至城下乃起廳堂左右有室門
廊廚廐厨廐位咸備又其城中舊無井占地以鑿有泉
湧出清冽可食舉邑之人莫不相慶夫廨舍所以待
賓客施政令治莫大焉井泉所以濟朝夕備急難事
莫切焉李侯爲政汲汲於此可謂知所先務矣其鄉
人進士金績來京師受業於予請記其事予聞之嘉
歎云洪武二十六年癸酉仲秋日

平壤城大同門樓記

平壤國家之巨鎮也使命之所塗師衆之所會而其城堙鈌歲久未修其門東曰大同南曰含毬亦皆燬于辛丑兵燹强國不固誠爲可慮洪武壬申秋殿下初即位逆命中旗臣趙溫以尹平壤越明年政修訟平民以安業其秋承王命始修舊城又明年春新作二門迨秋訖功走書請記於予曰惟平壤軍民務勵俗悍而驗古稱雄治戎以不材幸際開国之初忝承重寄來莅于茲夙夜竫心欲固封守城則等以爲隙門則役以髡頂人趨附功三時而竣雖樓既壯禁抱

斯完始稱其爲蕃維之地非我之能惟王之德請予
筆其事以揭于門之楣俾後人知其起廣之所由也
予曰平壤即古朝鮮箕子之所都也九疇天人之学
八條風俗之美宗基我東方數千載禮義之化猗歟
休哉自衞滿歷高氏專尚武强其俗大變逮夫王氏
之世遼金与原境壤相鄰稟染胡俗益以驕悍是猶
岐豐之地周家用之以興仁厚之化羸桀用之以有
勇悍之氣蓋其民性厚重質直以善導之易於從化
以猛驅之亦足以成富强之業者也欽惟皇明啟有
天下以闡至治而我殿下事大以誠臨下以寬膺受

帝命以復朝鮮之號而公以仁明愷悌之資首荷皇
選來尹此都其及能宣敷德教以導民善丕變舊時
驕悍之習以與禮義之化使其風俗復淳以贊盛世
惟新之治寔自茲始豈特城郭之固門樓之壯為勝
於舊哉予想夫俯瞰長江遠眺曠野朝暉夕月千態
萬狀悉羅於軒楹之下指顧之間不及遠勞車騎以
陟浮碧之樓而盡得一方之勝槩也他日儻獲登覽
當先為民講論皇極之敷言使其民知箕子之澤漸
漬東方者甚深雖至萬世而不泯今天子錫號之恩
殿下復舊之德寔乎武王之封箕子〻〻之治朝鮮

同一揆也又使民知秉彝之性初無華夷古今之異苟能勉力以遵皇極之訓則神人悅從子孫達吉可以稱夫大同之旨矣丞浚与二三同志把酒眺風頌瞻江山之美舒暢性情之與亦當爲公一賦詩以頌詠之矣洪武二十七年甲戌九月日

巡安府鄉校記

聖人之教在天下猶原氣之在天地吾夫子刪定讀僭之書垂範萬世不可一日而不講亦猶原氣發育萬物不可一日而絕也原氣之存而斯民得以保其生聖教之明而斯民得以叙其倫自古皆有死民無

信不立則聖學之不講尤為斯民之患有甚於原氣之病也而況原氣之盛衰開乎天聖學之晦明存乎人開乎天者吾無所容力焉存乎人者寧可不自力欲昔者聖人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故上自王宮国都下及閭巷莫不有學斯能厚倫成俗以興至治為民上者可不懋哉高巖氏之衰教化陵夷延安府學校歲遠傾圮又曰倭患輟講而又矣辛未夏吾同年鄭君達蒙為是府教授官始至無所於寓假浮屠宮聚童蒙以教未幾而罷明年壬申我朝鮮受命而與尤重文治復命鄭君以教授之任

儆館如初講勸益力慨然有營繕舍之志越三年甲
戌春鄭仲訓易為宰而來君告其意鄭侯慨然倡捐
舊基經始其役乃建東廡三楹適丁毋憂李通政晟
代至君又言曰教化有国之先務今國家草創之始
定都宮宮廟務雖殷殷尚文教以興惟新之治所學
之建亦不可緩前使君既已始之我使君且繼而終
之李侯曰諾毋以衙日點閔州吏及里長于鄉校詣
授其人鳩材九工堅明倫堂修東西廡新作南廊有
廚有庫有房有門復聚諸生以揖讓講讀於其中又
施二十石稻存本取息以來讀書油費唯先聖之廟

將建八尺方屋斷材埴瓦鄭重而未及營李侯亦見
代鄭教授來京師語予曰近安府學鄭使君謀之於
始李使君成之於終而其為政皆有遺愛是不可不
記若其登覽之義吾子已嘗寓目矣遁而見之則斷
峯歸翠有[illegible]雜植其上蔚然而深邃間有石
臺夷曠清爽可坐以滌熱南臨大池曰卧龍壯倚高
山曰飛鳳青草之湖營其前金蓮之浦繞其左村墟
隴野隱約微茫如奕局然凡一邑之奇觀勝槩舉集
於軒窓几席之下講論切磋之餘頓盼吟嘯之際心
廣神怡寵辱皆忘肯次悠然物我無間可以想吾子

黜也之氣像遠而望之則東南無際巨浸稽天紆餘
瀰漫一目千里乾端坤倪渺不知其所極肖襟帙摩
與天同廣可以想登太山而小天下之意此其於息
爲游爲之道希聖希天之學助與之功爲不小矣盍
并記之予曰子之言夸矣初學之士所未敢遽及也
聖門之教有序先傳以近小而後及於遠大堯舜之
道本於孝悌之之至通乎神明方其幼也安於洒
掃應對及其長也力於禮義廉恥内以事其父兄外
以事其長上講之於刪定讀僭之書驗之於身心事
物之上父子君臣夫婦長幼無所往而不盡吾職之

所當為者則人倫厚而風俗美聖賢事業可馴致矣
吁人材国家之命脉聖教人材之原氣也採存擴充
培養是氣以成其德則人材之盛可以美王化可以
升世道矣李侯為政意在學校其知本哉

清心堂記

晉州姜公以入宮事恭愍十數年以清謹聞後慕佛
齋心絶薰腥不茹者又十數年矣今上受命朝野清
明慎簡内臣之賢以充宿衛公以廉潔入侍中宮凡
降香祝釐之事及遣公以行公亦齋修彌謹盡心昭
假繇是兩宮恩眷日隆而公常恭儉歛飭未嘗有驕

於之色所居之窟置一室極掃泚焚香每出宮則凝
神端坐消遣萬慮其於世利淡如也於是以清心自
稱名儒顏鈞題讀詠者若干人乃囑予記予惟人之
有心所以灵萬物而與三才共根理而應萬事者也
充其身則與[illegible]人則遺命數不遠其機
只在一念之善而已是乎所以心莫善於寡欲夫能
寡欲則其心自清其心清則衆善以生清之之極方
寸瑩澈人欲淨而天理行聖賢之德可則效矣苟一
念之不善萌於心而不去則如陰雲之蔽大虛也如
泥水之濁清流也月欲乎色口欲乎味吾心之明日

以貪婪情欲利害之紛紛之蠢之其去禽獸亦幾希矣然則寡欲豈非清心之要哉美公既以是自治亦宜以是而益勉也洪武丙子夏五月記

義興三軍府舍人所廳壁記

惟朝鮮開國之五年殿下命義興三軍府若曰自昔有国用人為急矧今草創之始廣延中外共釐庶務治慮賢材沉抑不聞爾三軍府令大小臣僚暨閑良人等各以其子若弟若姪若孫若婿具名保舉置舍人所肄習文武之藝材成者各随其高下擢用得之無遺教之有素俾補乎治永以無替於是得世族之

冑若干百人越明年春始置舍人所于三軍府又置
六學教道官分科肄業其經學曰明倫適用之堂兵
學曰先計制勝之堂律學曰欽恤之堂算學曰詳明
之堂醫曰濟生射曰觀德公卿大夫至於士之子弟
成童以上居京未仕者皆屬焉貳曰子弟入學有部
學有国学兵律醫算亦莫不各有其舍舍人所無奈
贅欤謹按周制大司徒之職以六德六行六藝教萬
民而賓興之凡士之有善卿先論其秀者而升諸司
徒司徒又論其秀而升諸學大樂正又論其秀而升
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論進士之賢者獻其書于王王

再拜受之登于天府辨官論材論定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擇士取材如此之詳又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凡在版者士謂嫡子庶謂支庶非王族則功臣之世賢者之類莫不咸在教之道藝以充宮庭之衛陪僕暫御無非正人今子弟之少也各學於其學稍長而可仕也又升於三軍府今三軍府即古司馬之職也教以道藝且充宿衛各論其材而後爵之則賢才無沉抑之患仕進塞僥倖之路無非周官之遺意也且古者文武非二道居常則界之於禮樂教化之中講劘道義以明其理而成其德有變則用之於兵陣

行伍之間奮勵勇烈以激其壯而成其功故前日所
養之義即後日所著之節上可以近君而薰陶其德
性下可以近民而惠綏其生業內可以備宿衛之叩
外可以托捍衛之固者皆由冬冏之力以基之也故
三代以上之人材一人之身二者兼備文能附衆武
能威敵所謂文武吉甫萬邦之憲者此也自後世教
法廢弛人各為其資之近者文多迂滯武或驕悍求
可以親民者則多疎於捍衛求可以禦侮者則或短
於保障蓋由平日之習各拘於一而不能以相入故
也今以健掀之徒而肆於典兵之府介冑之士而閑

其講學之說則其相与薰染漸漬磨礱礪砺以濟其氣之偏而成其器之備者及於此而輩出人材之盛治道之隆可無愧於古昔矣恭惟我殿下以英文神武之資創業垂統而判府事奉化伯鄭公道傳以仁厚之德高明之爭寀賛襄之以與一代之典凡所設施及本於周官法度立国規模宏大且遠舉此可謂其餘矣鄭公命予誌所壁以昭殿下求賢之意作人之德於無窮近不敢以鄙拙辞畧叙今日之合於周官之意者以為記

貞陵顧堂曹溪宗本仕興天寺造成記

惟洪武丙子秋八月戊戌我小君興妃康氏薨上心
傷悼命有司追謚尊號曰神德王太后卜葬得王宮
之西南數里之近崗面朝挹風水應吉越明年丁丑
正月甲寅葬于貞陵又置塋域之東創寺曰興天追
冥福也未期年而役告成備殿僧寮門廊庖湢凡以
楹計者一百七十有餘間塗塈彩飾及期
而小祥張皇法糸以落厥成賜田千結用充供費俾
為曹溪宗本社置僧堂堅禪永為恒規九月丁丑上
命召臣近者曰予在潛邸勞勤中外暨化家為國之
日惟神德內助寔多及從萬機亦勤規益奢爾遷逝

箴言莫聞如失良佐予甚悼焉奠其刹往創立藥寺
又欲推洋福国利物永世無窮宜昭此意垂示于後
爾其文之臣近拜手稽首言曰自昔王者受命造邦
亦莫不有配匹之賢以助其德故王化之行咸由内
始夏之塗山商之有莘周之任姒簡策補綴輝映千
古恭惟我神德王太后天賦貞嘉躬行節儉夙彰坤
順克配乾剛孝敬盡於宗祀禮式著於閨門正始基
關雎之化遺下得樛木之仁風祀祖嘗禘無虛不
豫宴安不聽私謁祥賢王業篤生元良以翊一代奠
以立萬世之本淑行懿範誠無愧於古之賢后天宜

享斯祐而遽然棄世玉貌永閟香魂莫追宸心慟疊
政之爵臣庶歎毋儀之缺褘褕韜光山陵掩耀雲愁
月慘揮淚目而悲嗚呼痛哉越而賢德彰徽遠聞上因
天子是悼賜勅吊慰哀榮之典可謂備矣竹帛之編
金石之勒宗可与塗華任姒之烈比賢並德流耀同
並碩臣詞拙不足以摹寫萬一承命戰悸罔知攸措
若夫崇佛建寺果報之勝隨所願欲莫不嚮應普利
人天饒益無垠如佛所說豈臣言語文詞所能形容
故不贅及

津寬寺水陸社造成記

報本追遠王政之所先利物濟生釋教之所重二者雖殊皆仁心之發而慈孝之誠所不能自已者也昔者聖帝明王之道尊祖敬宗以廣其孝博施濟衆以廣其仁其所以報本者可謂至而利物者可謂弘矣佛氏之說以為人死不滅隨其所作善惡輪轉受生而佛能以慈悲救苦與喜濟其論爾生者若為事佛飯僧以導其利則死者之神飢可得飽苦可得樂以至成佛永免輪轉之報而生者亦蒙饒益於是孝子慈孫以至愚夫愚婦莫不靡然爭歸於佛相從不遠舉世滔滔是崇是尚水陸無遮平等之會尤其法之

景勝者也洪武丁丑正月乙卯上命內臣李得芬沙門臣祖禪等若曰予有邦家惟賴祖宗積慶啚報先德靡所不力又念臣民或死王事或自殞命而無主祀飢餓顛隮於冥冥之中而莫之救予甚憫焉欲於古刹為建水陸道場歲設以追祖宗冥福且利群生爾往相之越三日丁丑得芬等與書雲觀臣尚忠陽建沙門志祥等相自三角山至道峯山復命曰諸刹不若津寬寺之勝於是上令置道場於是寺爰命大禪師德惠志祥等召集僧徒以事營作內臣金師幸尤致力焉以其月庚辰始興其役二月辛卯上親臨觀

定其三壇位次三月戊午又幸觀之至秋九月功乃告訖三壇爲屋皆三間中下二壇左右又各有浴室三間下壇左右別置祖宗靈室各八間門廊廚庫莫不備設凡五十有九間不侈不陋以中厥度是月二十四日癸酉上又親觀丁丑命名臣近記其始末以示後世臣近竊聞人倫之道莫先於孝王者之德亦莫大於孝宗祀之禮追崇之典王者報本之孝何以加於此乎然而聖人之心猶不自足以至配天於郊配帝於明堂其所以尊崇之者極矣恭惟我主上殿下以神武之資仁孝之德誕受天命肇建國祚功光

祖宗澤被群物而奉先之思夙夜益虔配天之祀既
極而歸佛之心亦切使我祖宗在天之靈覩受佛記
獲證妙果以達無祀之兄成象利澤被考所感至矣
盡矣非是心以及物由觀而味由幽而明自今日至
無窮其功德之大利澤之遠豈易量哉

大灘院樓記

慶尚一道在南方為最鉅由京而之慶尚必踰大嶺
踰嶺僅百里皆行大山之間衆壑之水會而成川至
串岬而始大串岬最險緣崖而開機道以通人馬之
行上繞峭壁下臨深溪欹危陰森過者及慄之寒心

行將數里並後進予迴進以渡其川曰大灘在庸溪縣之北最一國之要衝一道之險阻也灘之上舊有院頹廢既久行旅無所憩息羣蔽大師真公嘗過予此慨然欲起廢即率其徒誅茅寓舍且以待行旅善誘諸人竭其財力伐材值瓦以事經營堅屋幾間以為徒旅止宿之所尊卑異位人畜異處又於其南起樓幾間使行者及息觀者及登勞者得休憩者得凉不數年間其功訖成又與其徒鑿去狼石鏟平傾坳以脩串岬之道狹經危棧一嘗迴夷行者自是如履平地徒不足蹈騎不覺慄無復有危墮之患師之用

心可謂勤矣其利於人可謂弘矣曰吾兄盤龍大師之來京師求予文以誌于樓師與盤龍同選也予義不辭謹按周禮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又後世十里一長亭五里一短亭皆所以優賓旅也國家置驛以傳使命置院以惠商旅公私之辨上下之分明矣然驛各有吏以供厥職若院則只給田以募人為主耳故雖在平原沃壤之中院有舊址而無人為主者往往皆是況於深山峣蔓之地乎且在平原人居密邇雖無院猶可以寄宿也山谷阻絕之處日暮途遠人罷馬倦虎豹之可畏盜賊之可虞行旅

之患無甚於此則吾師之興是院以館人於阻絕之
迹者其功視他院之作不啻十百倍蓰矣吾友嘗聞
浮屠之法凡有利益於物者靡所不為故修道梁作
院館皆其中之一事其功德報應之說吾所不學故
不之及是在師之自知爾

陽村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陽村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記類

農隱記

吾同年金君篤清介自守不遇於世嘗自歎曰達則行其道窮則力於農士之常也乃退而耕於尼山之野自號農隱國家改玉敦尚文治授君以公州道儒學教授之任君又言曰大而燮理陰陽小而教育人材雖其效有廣狹其及物則同皆吾儒者事也吾平日所學雖不得施於一時苟可善於一鄉斯足矣即起而應命以詩書禮樂之教孝弟忠信之道訓勵後

進孜孜無倦有年矣戊寅夏使人請於陽村曰生民之本莫重於農士之不得於朝者必歸焉予之務此亦久矣今承朝命來莅鄉學年既衰暮不可以勉亦將辭之還于畎畝課農桑訓兒孫以終吾餘岭耳昔樊遲請學稼吾夫子以不如老農責之彼以方剛之歲而從聖人不問其遠者大者而惟是之請則其廣都甚矣責之也宜伊尹以聖人之資以天下自任然且耕於莘野以樂堯舜之道孔明以卧龍之德躬耕南陽不求聞達於諸侯是二人者微湯之聘與先主之顧則皆終身於農而已矣故不遇人主之知不修

子房之業者舍農將何為哉自媒於仕宦非所貴也自汚於工商非所屑也去而自陷於異端之流非所安也春而耕秋而穫上以供征輸下以給妻孥或山而採或水而漁或携筇以獨往或挈榼以相邀無辱以富貴樂志而忘憂不知軒冕珪組為何物此吾村中之樂也子能記之否歟予聞之高其節慕其風邈乎不可攀矣君之少也嘗掌書記有能聲又為書狀不辱命有用之材殆可展也卷而懷之勤力以食其守如此不苟慕伊尹之遇不苟為沮溺之潔者也若予也竊位苟祿無補於世而不知止寧不為之赧然

歟安得掛冠而往賦良耜之頌歌擊壤之謠以與君相從於寬閑之野乎

清河縣義倉廨舍記

己巳之冬予謫寧海明年春量移興海遵海而南歷所謂清河之境時因倭寇濱海之地鞠爲榛莽寧興始城甫一二年僅有遺氓復業者若清河等地闃然無人賜環之後聞清河又城以招集其流民也今年夏樂正金君袖一詩來示即黃鸝李公題清河義倉廨舍之作也稱導其宰閔侯政績頗詳水泊戰艦陸置屯戍禦侮之道備矣流亾既復耕鑿既安撫字之

方得矣設義倉以惠貧窮立廨舍以待賓客守令之職靡所不舉讀是書可以想其為人也予為之歎曰凡物之盛衰必有其數否傾則整理之常也沿邊之地播蕩久矣方今聖運龍興革舊鼎新海寇讋服邊塵晏清選用良吏以任民治使前日荊棘之藪化為桑麻之區復業之期適當于今斯民之幸至矣而況義倉之設尤便於民贏而收斂而散雖有凶荒民無捐瘠固良法也閔侯孜孜以舉行後之繼者守而勿墜將見民生富庶以登壽域可期矣予嘗踐歷其境目其殘廢惻然之念未嘗忘于懷今觀是詩寧不為

之喜慶耶樂正請記因書此以歸閔侯諱天佐榮州人也予雖未相識樂正純謹黃鸝端介未嘗輕於譽毀則閔侯之為人亦可信也洪武三十一年後五月既望

克敵樓記

吾友鄭公守弘以省郎出守安城政績既效民賴以安脩其廨舍東樓使其學之長鄭翰走京都致書於陽村之舅曰樓本居昌愼君仁道為宰時所置也至正辛丑紅賊陷松都乘輿播越賊遣先鋒稱使者侵掠諸郡由此而北三十餘州望風而降至有以公服

出迎滔天之勢汎溢而南將舉國淪胥而莫之遏惟此邑率先奮義佯降宴犒醉而殲之賊由是不復南下國家得成興復之功褒其義烈陞為知官明年癸卯慎君寔來以作斯樓則斯樓也所以旌敵愾之功陞秩之榮也不可以不重然慎君能作而不能名又不能記其事以示于後今既歷三紀之久老者逝壯者老矣又歷而久則斯邑之有功於國斯樓之有重於邑者後之人將無由知之矣於是仍舊葺治易朽以堅名之曰克敵願得吾子文以為後徵俾邑人世世毋忘其前烈若夫近則山鎮東北蒼松喬木薈蔚

深邃南有大川自東而西小吏十餘家點綴於內平田數十頃迤棄於外棄麻接畛禾稼盈畦春而耕夏而耘朝而往夕而還九邑人之有事於其中者皆可俯而窺也遠則天興青龍群峯闖然若朝若揖屏擁而環列極目無際此斯樓之勝槩也昔韓文公未登滕閣而記之幸不以未寓目為辭予惟王氏有高麗五百年間被冠之劇無若忠烈庚寅之哈丹恭愍辛丑之紅賊鐵嶺失守哈丹闌入若外虛邑及至原州冲甲以匹夫奮臂而呼克殄厥醜至今美之松京既陷紅賊亦熾分兵而南所嚮風靡如決江河滔滔莫

徽而此邑之人效忠殲賊此為大坊以遏其橫流之勢功烈之偉視沖甲無讓所當大書特書以為萬世之勸者也吁忠義人道之大節王教之大端也鄭君早以忠孝之資講明仁義之學立志之高勵節之確固已卓然不群矣今其登敘于簡首徵是事特揭而名之于斯樓以勵後人於無窮是亦可書也後之登斯樓者想前人之烈思鄭君之志有所感發於秉彝好德之良心則忠義志節之士林林而出矣其有裨於王化為如何哉或曰克敵之效必待夫危難而後見是曠世而僅有焉者也節義之士雖有所感發將何

所現其志歟予曰事有大小其理則同凡物欲之有害于吾心之天理者皆敵也貪黷之害廉苛暴之害仁阿私之害公偏尚之害正皆人所當為敵而克治者也觸類而長推之事物則日用之間凡所以自勝其私以復天理者無敵而非克敵之功義不可勝用矣孔子語顏淵曰克己復禮為仁請以是為事則鄭君之志殆庶幾矣洪武三十一年蒼龍戊寅後五月望

德方院記

院館之設所以待行旅勞者有所憩宿者有所寓用

而得其庇賜而得其廕盜賊之無其患虎豹之無其害商旅之利無大於此者矣故為王政之所重亦佛教之所善也我國之典特優院吏賜田免役俾修廨舍往往又有慕佛為善之徒既作院宇又治園圃有菜以供人客有芻以餧牛馬其利於人大矣為善之報亦豈少哉神印宗都大師然公性度慈仁德量宏大濟人利物孜孜無已老而安於棄擇之鄉即雞林也雞林距蔚州僅百里凡往還者必宿而達魚盜之貿易防戍之更代騎徒負載前後絡繹古未有院無所於寓必寄宿於民盧暑雨之蒸濕風雪之慘慄行

者有請寓之艱居者有侵擾之憂人皆患之然公欲於中路而作院以便往來迺相地於德方里之路北前臨大川後有竹林其山繚繞其區平衍公迺樂之伐材埴瓦以興營作始於甲戌冬終於丁丑秋凉燠異所尊卑異處炊爨之廚馬牛之廐莫不咸備又令其徒勤謹而好善者居而主之夏蒔蔬菜冬積薪芻以施人畜永世無墜公之德惠及物之博此亦可見矣不遠千里請記於予予敢不樂而書之

廣灘院記

廣灘院在兩京間道里適均行旅多憩宿頹垣破礎

無所於寓判葬嚴悟公惻然欲新之爲捨囊橐之儲重新營搆仍起樓于前下臨長途俯瞰平郊登臨眺望洒然可滌塵勞之熱請予記予諾而徵始末悟公曰山野受上知久恩渥最厚欲爲上梲釐且報四恩也後又謂曰記要人知耳吾功德豈在人知不知也是不如無記予又諾而不作已卯夏予赴舊京朝食于此因記于楣以塞前諾且誌予行時悟公承命住釋王寺相距千里悟公既不欲人知予亦不欲悟公知也

五冠山聖燈庵重創記

建文元年己卯冬十有一月辛未都承旨臣文和以
王命召簽書中樞院事臣近傳旨若曰五冠山聖燈
庵蓋自前朝太祖王氏始置予在潛邸畜新厥屋迨
茲有成施以土田奴婢爾宜文之毋亦永久臣近俯
伏受命而退謹稽庵之舊籍五冠山之西峯有石屹
立鋒利如戟人謂之戟岩其山脊迤邐而西折而南
接于松嶽王氏太祖統一三韓肇建都于松嶽之陽
術士進言戟岩突起乃當地脉等二順龍肺肝衝天
而立是為三災發作之所若欲禳之宜竪石幢於是
就其陽崖巨石之上樹石柱四方列如屋置長明燈

以鎮戰者之災且以明君相繼忠臣不絕為願故王
氏世世令大府寺供其燈油致和戊辰侍中尹碩相
國請王至順庚午侍中韓渥相忠惠王皆與兩府諸
公添其油錢列名于板洪武癸亥侍中曹敏修等又
與兩府出米若布以續其用韓山李穡為文以記贊
書柳珣等又為作屋是聖燈之為世世所重蓋如此
今我主上殿下以元良之德勇智之資惟忠惟孝佐
太上王弘濟多艱誕膺天命式啓朝鮮億萬年之業
嘗在潛邸以賢與長謳歌悉歸益崇謙德率履不越
惟有利於邦國家是畜是力迺於戊寅孟春始新茲

庵及秋八月遂承太上王命傳即寶位明良相遇更
新政化庶績咸熙四方無虞聖燈之效蓋不誣矣其
所重營佛宇三楹掛以新畫釋迦三尊十六羅漢十
六尊子五百聖衆都會之像東付翼室三楹所以寓
僧也西付三楹所以為爨也納田百結奴婢十九口
所以續聖燈而求食輪也嗚呼自王氏始置此燈子
孫相傳歷五百年而遇惟新之朝凡所以光賁法事
益圖且備則其所以利益邦國者益大且久聖壽之
長國祚之永當與此山此燈同壽圖極而不拔矣臣
近拜手稽首以言是月已亥

獨樂堂記 丹陽伯禹公 玄寶自扁

或嘗語予曰宋之司馬君實范希文俱以儒術位宰相道德勳烈亦與之相上下范公之言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志大而其仁廣宜其致君澤民以濟四海也夫聖賢之道非貴乎獨善欲以及人焉爾故朋來而樂者孔子也與衆而樂者孟子也二公皆學孔孟者也范公之志其大如此司馬公乃以獨樂名其園何哉予曰君子之樂有本有末得於胷中者本也現於及物者末也自其胷中之樂推而至於及物則天地萬物猶吾一体無一不在吾樂

之中而人同類也其及宜先故有朋遠來可樂也英材教育可樂也形於一時而樂只之詠作矣及於後世而樂利之澤遠矣至其及物則大而鳥獸魚鱉之咸若微而草之不除是物與我皆圓於大和之中而得其所其可樂也為如何哉然及物者難盡也有吾樂未充而為吾之憂者焉博施濟衆堯舜猶病況其下者乎若夫得於胷中者不隨物而有憂常浩然而自存內省不疚俯仰無怍此獨樂也范公極於及物言之司馬專於自得明之非有自得之樂者不能極於及物二公之言互相發也雖然樂之自得亦有深

深之異孔門高參親炙聖人而其所造亦各不同車馬衣裘共敝無憾子路之志可謂大矣然視曾點童冠詠歸胷次悠然之樂則有間矣是皆於及物之際見之甫若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即與孔子疏食飲水曲肱而枕樂亦在其中者殆庶幾矣是真自得於胷中而獨樂者也千載之下濂溪先生蓋嘗知此每令學者尋孔顏所樂者何事而二程夫子有得於此夫濂溪胷中洒落如光風霽月唯其如此然後可以造孔顏樂處矣此非本歟或唯唯而退既後日予謁冊陽弔相公時公罷相閑居有年矣以獨樂扁其

堂命予曰吾雖慕司馬氏然其意非盡出於司馬也
春朝看花花可樂也而花不與吾同樂秋霄看月月
可樂也而月不與吾同樂雲峯之奇松雪之秀可樂
翫也琴禽之音好雨之聲可樂聞也凡物之接耳目
而樂吾心者雖不可窮而無一物能同吾所樂則得
不謂之獨樂乎書可獨觀而不必講論也詩可獨吟
而不必唱酬也酒可獨斟而不必有賓客也晏而起
倦而睡或步于園或偃于床唯意所適與影而偕此
吾閑居而獨樂者也感懷今昔興亾得喪之變無窮
往者既皆愛而非真則來者又可保其為實耶猥以

無能久玷顯位而獲免久罹患難而獲全遭遇聖明之朝以老大平之世幸莫大焉吊前人於既往慶餘喘之尚存視一世之營營獨無求而自足此吾撫躬而獨樂者也子為我記之予不獲辭為進其嘗所與或人論者因告之曰夫人有欲則其心紛擾而多憂無欲則天理自明隨處泰然而可樂惟公早以周程之學講究孔顏之樂方其貫也以希文之志而為憂樂君實之德而為事業及釋位而去也窮抑困厄極其慘酷而公處之怡不動心悲歡榮辱自外而至者如寒暑晝夜更代乎吾前而吾無忻戚於其間惟自

信自樂以全吾胷中之樂此衆人所不知而君子所獨得也又況公之功成名遂而身退優游怡養以樂餘年亦與司馬公洛中閑居之日無以異焉宜乎以此名其堂也吁吾心之樂充於中而形於一堂之上苟得推之天地之大萬物之多可使熙熙同於一堂之上也

五臺山獅子庵重創記

達文三年春正月辛未啓運神武太上王殿下令內臣判內侍府事李得芬命召參贊門下府事臣權近傳旨若曰予嘗聞江陵府之五臺山奇秀之稱自古

而者思置領刹以植勝果久矣去年夏有老衲雲雪
岳自是山來告曰山之中臺有庵曰獅子國裨補也
擴臺之陽上下是臺者所共由歷劫久而廢遺基尚
存觀者嘆傷苟是之重營衆心依慶必信於他所矣
予聞而悅遣工新構上起三楹所以安佛寓僧也下
置二間所以為門與洗閣也規模雖小形勢則宜欲
其稱而不侈大也功既告訖冬十有一月親臨觀之
以落其成蓋為追福先逝推利後世物我均霑幽明
共賴之甫卿宜為文以示永久臣近竊惟佛氏之道
慈悲濟物其說甚博自漢以來時君世主靡不尊信

恭惟我太上王殿下以神武之資應運開國奄有東方以布維新之政深仁孚澤貽謀垂裕可謂至矣厭煩篤戀傳付聖嗣專心佛乘孜孜奉信以至窮山絕頂之上亦且訪問舊址以建名藍不遠千里親勞玉趾以賜巡臨林壑增耀烟蘿動色自有此山以來所未嘗有也昔新羅二王子來入此山至今傳導以爲美談況今殿下以創業之主太上之尊遠駕乘輿以親臨幸哉自今以往山翁野叟稱道洋洋以謂此山之重當與軒轅之遊具茨穆王之到瑤池儷美並稱於無窮矣是月既望

德安殿記

建文三年夏太上王命捐地于潛龍舊邸之東別搆新殿秋功告訖乃命臣近若曰高麗太祖統一三韓以其私第爲廣明奉先二寺爲利國也予以否德代有國家仰惟前代時若將以此殿舍爲精藍永作世世福國之所思以上福先世下利群生宗社永固番統無疆故於正殿揭釋迦出山之影又於北楣爲度其上中安寄教大藏一部東置新雕大字摹嚴板本西藏新雕水陸儀文板本開廡左右以便禪講傍起小閣俯臨方沼廚庫門廊具置宜處功雖多於側金

顧已周於轉輪冥冥沾益昭昭獲利推澤無垠傳祝
罔極竟既凡壓證明正覺是所期也爾宜作記傳示
後世俾萬子孫守而勿替臣近承命稽首而退謹記
是年秋九月日

雨亭記

平原趙公安石嘗得有元翰林學士趙子昂所寫大
雨賦手卷一軸寶藏之久矣一日携以示予且請所
以自號者將以求詩文而綴其後也余曰此繼雨賦
之後宜以雨名其亭而號之也公欣然曰諾顧終惠
一言余觀夫天地之化氤氲坱圠升而為雲降而為

雨澤下土而潤萬物發榮滋長暢茂秀實甘苦薰蕕洪纖動植凡有形於兩儀之間者莫不待是以遂其生故易言乾道之大必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其言聖人之德亦曰雲行雨施天下平也雨之功用大矣哉至若人事失於下天道戾於上恒陽以若旱魃為災草木焦金石流物無不瘁民靡孑遺于斯時也霈然以霆群槁咸蘇澤物之益為如何哉昔殷高宗相傅說而謂之曰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其倚望也重矣其取譬也切矣吁乾道之所以能生物者亢也人道之所以能利物者仁也乾道之亢動於氣而雨澤施焉

仁之心現於事而政教行焉故為君者必体乎亢以行其仁為臣者必調乎亢以行其政然後君之德可合於乾之聖人臣之功無愧於殷之賢佐其所謂雲行雨施之效大旱霖雨之功亦可親致之矣吾欲以此記諸亭上公宜勉之至若霖微洒簾遶苔晝寂而宜碁淅瀝滴階簷梧夜響而宜琴炎蒸已流清飈洒然或宜置酒或宜哦詩驟而珠跳跳而絲散徐疾間作變態不常隱几而坐蕭然自樂者此閑人逸士幽貞者之所為非可為公道之者也然公以開國元勳侍公輔而志在立經不欲居其成功他日致君澤

民之餘隱卓綠野之中亦當以琴碁詩酒自樂於此
予將被蓑扶藜往問客席更為賦雨中之閑興也蒼
龍辛巳秋九月重陽日

大和樓記

蔚為州東南際巨海去王京最邇距州之西數里有
大川南流東折而入海其東折也水尤宛闊而澄深
曰黃龍淵其北石崖截然壁立亦南迤東迴有山巋
然峙于水南名絶異卉梅竹山茶經冬馥郁曰藏春
塢新羅之時始置寺于北崖之上曰大和西南起樓
下臨淵水山橫野外海接天涯登覽之美最為奇勝

建文元年己卯春今國舅驪興伯閔公齎奉使至此
觀其南樓已廢西亦窮撓駐節彷徨顧瞻咨嗟慨然
有新搆之志及還于朝未嘗暫忘越三年辛巳春判
事安君魯生出按是道詣公辭公語其事安君對曰
敢不敬蚤夜新起此樓以無忘公勤既之部令行政
肅乃募將手乃斲乃陶知州孫君光衍悉力監督不
煩于民不月而營規模制度視舊益壯其秋驪興公
又奉御胎將安于星山謂予曰樓臺亭觀之設雖若
無關於政治然時遊觀而節勞逸無國無之蔚之大
和樓固一方之奇勝也予惜其廢壞若有累於治平

之世嘗嘱按廉已新之矣今予又奉使往其道是不可無文以記子無讓予惟此樓聞於國中久矣然以其在於窮邊絶塞之上故其登覽嘯咏者非廢棄羈旅之士則按轡部符典一方宰一邑者爾其居宰執近密者一往過之亦鮮矣況以國舅之尊秩崇侯伯又嘗位冢宰揔百揆如公之比者一二年間節鉞再臨自有此樓以來不知亦嘗有乎否也公風神清朗襟韻超逸文行節義表儀朝著雖處富貴而雅談閑適之趣不少變吾想夫公之登斯樓也洒落之懷與風月雙清恢廓之量與海天同大此公所以樂之而

不忘也公推此心以與一國同樂吾民其庶幾乎吾安得陪公而徙從公之後登覽寓目觴詠其上而備記其勝槩乎辛巳冬十月有日記

月波亭記

善州之東五里許有津曰餘次自尚之洛水而南流者也實客之由尚而之南州者亦至是站焉實要衝也津之東有小山臨峙昔全人李君文挺為宰始構亭號月波歲久已廢矣建文元年春今國舅驪興伯閔公奉使過此惜其廢久而無能新之者也既還大寧崔君開適宰是邑公命新構崔君樂從之下車數

月故修人和更相地于舊址之北石崖之上爽塏奇秀左得其勝不欲煩民乃募僧徒八月始事十月告訖其梓人即營漢城新宮都料匠也故其制度頗極工巧且爲煥室以待賓旅之宿越三年秋崔君以司憲監召還于朝驪興公又陪御胎往安于星山將再過此徵記於予欲歸以揭之予詢其迹於崔君崔之言曰亭之上下稚松鬱然石崖嶄然長江經帶乎其前大野紆餘於其外閭閻撲地烟火相望蓋之邑也耕牧漁樵歌謳相答傴僂絡繹於其野者蓋之民也西南天割川陸渺漫雲烟變態氣像千萬至若江清

月朗冷影相涵靜如沉璧動如躍金橫如素練矗如
卧塔冲融晃朗天水一色此月波之所以得名而尤
此亭之一奇也北望有山鬱乎蒼〻是昔王氏太祖
征新羅駐驛所也雄風壯氣至今凜〻直與高山
流水而無窮登此亭者亦不能不為之遐想者也若
夫驪興公以國舅之尊寵相之貴再來于此登覽嘯
詠以寓高尚之趣斯亭之幸為如何哉予聞之書以
為記辛巳冬十月有日記

陽村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記類

信齋記　韓公諱尚敬

同寮叅知韓公號信齋朝使端木先生肄其扁且叙之甚悉持以示予仍徵記叅知吾宗宅相也親善既久又為同寮義不可以不文辭夫人性即天之命也天之命元亨而利貞於程而不已者誠也其賦於人則為五常之性而有仁義禮智信之名聖人性焉純乎天也學者必勉焉然後能實其性之德所以能勉而實之者信之為也非由外鑠非假強為本具於性

分之中但患夫人蔽於欲而不力爾蓋天之誠即是
四德之實其在於人亦為實心仁者惻隱之理而實
其惻隱者信也義禮與智莫不皆然誠不離乎元亨
利貞信豈外於仁義禮智哉以我實心施於事物無
所為而非真也無所感而不應也大而天地幽而鬼
神微而蜎虫皆可以信感而動之也而況於人乎夫
天地萬物本一理也以在我之實心觸在彼之實理
妙合無間捷於影響書稱至誠感神易言信及豚魚
蓋謂此也凡學者修己之方人君為治之要尤莫切
於此故孔子教人則曰謹而信又曰主忠信言治國

則曰敬事而信曾思孟相授著書亦莫不拳拳致意焉洙泗輟響變詐日興寥寥漢唐知者鮮矣至宋程子乃曰循物無違又曰以實之謂能發前賢未發之蘊甚有切於學者然非指在性之本体乃就切於學者之事指其接物之用而言之者也嘗曰是而論之物各有理人同此心無非實也火之就燥水之就濕物之實理也謂水潤下謂火炎上人之實心也欲用火則必以燥而燎之欲導水則必自卑而疏之然後施功易而事可成所謂循物無違者然也設有人問火吾語之曰熱問水則吾語之曰冷是竭吾實心而

語之也人於是執火而手熱飲水而齒冷則以吾言為實而非妄矣苟不以實心告之謂火曰冷謂水曰熱人必謂我為妄矣所謂以實之謂者然也事君親交朋友日用動靜之間應事接物之際無所往而不出於實心則其為信也大矣動天地感鬼神亦可馴致之矣今公以是顏齋而自勉可謂知所本矣宜其處事精詳動作合義以見是於國人獲知於君上也若夫稽諸往古之轍施諸事功之懿者端木先生之叙盡之矣予奚容贅

五臺山觀音菴重創記

道人志先嘗以其力營建寺宇者屢矣每求文於吾
宗公牧隱先生以記之先生嘉其勤學遇之師又以
吾家尊之樂於為善也請相其實吾家尊亦以其勤
謹而無偽也其所言者必聽之由是予亦與師相知
者久矣嘗於江陵府五臺山之東臺重創觀音庵訖
功語予曰吾襄之建寺也必於牧隱求記牧隱不辭
而筆之今之營觀音庵也牧隱已矣予牧隱門人也
予辭無讓於記予既諾之因循世務不克為者數年
矣其間師又造佛印經頗多予亦嘗跋其所印經數
部矣達文四年夏五月予以病在家師適來曰子嘗

以比辭吾記而不作今日則閑矣請把筆予因訊之
曰師自沙弥走諸方經營勸誘建寺造佛既多矣心
力必憊不其憚否師曰人於初志所先定者雖欲罷
而不能也志於學者必勤於學志於禪者必務於禪
吾之少也志在於是故嘗試為之自是之後志常在
是奔走經營不覺其勞而為之也然今老矣已無復
能為之矣吾始之所為幸托牧隱而不朽也吾終之
所為惟吾子無使其或泯也予曰吁人孰不有初志
哉然能勤而不變以至于成者鮮矣師於少日之所
志能不中變而多有所成就恒年矻矻老而不倦其

勤可謂至矣住是庵者知師有志而不變能卒以有成也如此則其坐而為禪者益加精進而必有所得處矣其作而典事者常加修治而未不至廢墮矣若夫山之奇勝庵之規制予未得寓目是在觀者自知爾其成之時某年某月也相費擅家自吾家君及某官某某也

息波亭記　李公諱原

松都西北衆壑之水會為長江流入于海其渡處曰碧瀾近國故涉者衆近山故流駛近海故潮悍而涉者亦甚病國家為置官以掌之濵江崖下舊有草樓

掌渡者所寓也江接海天山横野隴紆餘渺漫極目無際形勢之勝可謂最矣然以其為爭渡之地而非游觀之所故往來者皆滔滔焉惟利涉是急故未暇登覽而寓目也壬午之秋鉄城李公杖鉞而來觀察右道弭節于此顧瞻咨嗟乃陟崖上相其攸宜爰構蘇刻砂土乃構新亭扁以息波盖欲壓勝以利病涉者也巡觀之暇必來憩息至輒信宿泠戢忘返且次前人草樓詩韻以寓其志亭之勝槩視舊草樓不啻十百倍矣越明年夏見代而還請予記予不敢辭公天性仁厚樂善不倦自幼慨然有志節嘗慕范文

正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語常自
誦詠以自期待故其文武才畧中外聲績卓卓不群
足以追配范公而其胷中之天亦與范公同其大矣
夫岳陽樓天下之勝槩凡寓目者可悲可娛皆係所
感而范公憂樂則獨閑於天下今公於此亭既得以
與人同其樂且推其憂於息波是其心之憂樂皆在
於及人而不係於一已者可見矣詩曰惟其有之是
以似之他日處廟堂之上輔相之列憂樂之效不使
范公專美於宋亦可卜之矣

利川新置鄉校記

永樂元年夏議政府經歷司都事徐君選以其鄉利川新置鄉校事始末請曰吾鄉古南川府也高麗太祖南征過其川郡人有徐穆者導之利涉故賜號利川土廣而腴民衆而富其繁庶視他郡為劇逮至衰季權奸擅政公私匱於掊克吏民殫於烝亾廨舍傾圮尚不克修為郡守者寄居民屋奚暇治庠序哉洪武戊辰誅除權奸選任良宰明年己巳監務李君惠布惠政集流亡慨然有志於興學初於安興精舍聚生徒置學長教養日謹凡器罍資粮皆務贍備將欲相地以營黌舍時方招輯還定未暇就功而見代乃

以穀布若干授學長為本取息以俟後來中權多務
繼者未遑越辛巳春今監務邉君仁達既下車謂不
可以僧廬為學校即於郡治西北一里之近親自卜
地得二水合流之内崗巒環拱形勢應畜公務之暇
役以吏卒不借編氓即山伐材誘集香火會徒分隊
以輸且募髡頂日自董功始於壬午七月不閱月而
告成八月上丁就行釋奠之禮聖廟中峙翼以齋廡
東則為樓以凉於夏數十禩未就之功一日欻成觀
者莫不歎賞吾鄉之義于今克成吾民之善于茲是
基鄉之父老奮肆姆媮欲托文辭揭視來裔俾不忘

二君終始惠我之德以選幸為寮佐日從事於左右
使選請願無辭焉予曰甚矣民之不可以無學也降
衷而有性秉彝而好德斯民即三代之民也有欲而
爭欲無知而罔作陷於刑辟淪於翕歔非民之罪也
長民者不能興學以明教化之故耳今李君謀之於
始邉君成之於終奉之以興學教民為先務二君真
知長民之道者也自今鄉民為父老者觀感於善政
為子弟者漸摩於善教毋徒事於章句必先正其身
心居家必篤於慈孝處事必主於忠信一鄉之俗蔚
然皆興於禮義則起為將相匡輔國家以達文明之

治者必將繼繼而有作矣是豈惟一鄉之美一時之幸哉宜爾鄉民求勉無怠是年六月晦

林亭記

吾同年大司成冊陽張先生能以明經訓後學故其立於朝或留或遷常為國學長官其風度飄然其襟懷灑然脫塵俗氣雖在簪組而有山林之態由其函丈而出為大夫士者所至林立永樂元年之夏予知成均濫側其右聞其講說經旨議論詳切精粗本末指陳無遺森然有法度年踰六旬而其剛志挺然不少衰一日語予曰竹州吾外氏之棄梓也吾家世居

之有屋而廬有田而耕松栗梨棗桑柘之木繞屋扶疎蒼蒼成林下開方沼植以荷花吾將斗冠歸老于茲以送餘岭於茂林清樾之下故以林亭自扁請暢其義予惟吾夫子言之曰人道敏政地道敏樹蓋言有本者其發達之必易也夫地道之於樹植其根而生其萌則其發榮滋長不疾而速苟無牛羊之牧斧斤之尋則其條暢蕃茂日增月加不數年間欝然深秀而成林風霜屢變歲月既遐千章老幹茂密參天雖閱千歲而不仆是有本者如是也人之種德亦猶是焉操存以立其本涵養以達其支積之深厚持之

懲久則其英華之發現於面背餘慶流於子孫立言垂於不朽若其發而措諸政事亦足以庇當世而裕後昆非若視陰玩愒苟循目前者之所為也故詩人之詠衛文公者有曰樹之榛栗椅桐梓漆說者以為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如此先生所以自扁者其亦此意也歟先生曰得之矣爰書以為記是年秋八月初吉

永興府學校記

立廟以祀先聖立學以教子弟遍天下歷萬歲而不廢蓋人之有天性固不可不學而學之為道尤不可

不講聖人之書也國家令府州郡縣莫不置廟學遣守令以奉其祀置教授以掌其教蓋欲宣風化講禮義作成人才以裨文明之治也歲戊寅春樞相孫公以東北面都巡問使兼尹永興府既下車適值上丁躬行釋奠觀其廟學隘陋頹腐泫然出涕欲更營之且其地勢卑湫不足改為退而咨於父老曰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天下古今靡不祀之爾府廟學湫隘若此寧不愧歟況治人之道莫先於學此界隣狄舊尚武而不崇文頑獷之俗今猶未革爾府最鉅為諸郡所視效盍新營構興儒講道以為之倡乎衆口

僉同議以克合乃相少尹舊廬之基殿土爽塏敞勢
環拱乃治其位乃興其工星馬往來躬自勸督少尹
李公云實亦樂助之邑人前判事李用和實幹其役
聖廟黌舍咸中殿位樓其南而門其下不數月而告
成聚諸生金廉等六十餘人教育惟勤前成均樂正
金公稠適以教授官至孫公喜之勸講益力漸磨經
術學有日進越明年己卯之科生員趙叙金濂李陽
敷等皆自是學裒然而起擢中科第蓋自是府置學
以來所未嘗有實賴孫公勸課之功金公教誨之力
也永樂紀元之夏金公復為司藝陽敷亦為博士偕

仕成均予以不才忝知館事二子具言孫公盡心興學之事請記顛末以示永久予惟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六籍之書亦所以明斯道居是學而讀是書者當思有以求其道亦思有以學其倫為臣盡忠為子盡孝以至長幼朋友隨所往而各盡其職此乃儒者之實學也徒泥章句不治身心尊其文辭以徼利達而已者非吾孫公興學之意也孫公開國元勲篤信好善君子也予固重之今聞二子之言益知公之為政急於先務以是施之優於一國矣故并及之永樂癸未秋八月日

玉臺山西臺水精菴重創記

江原交界有大山五峯並峙小大均敵而環列世號為五臺山中曰地爐東曰滿月南曰麒麟西曰長嶺而北為象王遂有五類聖衆常住之說為浮屠者盛稱之於吾儒為無稽茲不復詳西臺之下有檻泉涌出色味勝常其臺亦然曰于筒水西流數百里而為漢江以入于海漢雖受衆流之聚而于筒為中冷色味不變若中國之有揚子江漢之得名以此于筒之源有菴曰水精昔新羅二王子嘗遁于此修禪得道至今衲子欲修證者皆樂居之壬申之秋鬻收為災

于時曹溪韻釋懶庵游公牧庵永公皆捨名輜入于
茲山目其榛題化為煨燼惻然悲歎欲重營之乃持
化疏出山普勸故侍中鉄城李公琳與其室洪氏中
樞高興栁公雲與其室李氏及諸擅家聞而皆喜各
施錢穀癸酉之春方始董工更就泉傍林木之下相
其面勢尤為奇勝乃斬其木乃剗其土遺礎具存宛
然舊址也觀者相慶咸與言曰殆天使斲收焚其陋
而啓其勝歟二公再生以發其舊歟抑道眼既具自
與古人默契歟是必居一於此矣迺樂趍事以訖營
構其堂五架三楹浴室二楹其規制不甚異從省便

也懶庵又與郝公新繪彌陀八大菩薩以垂堂中古
銅香爐淨瓶什器皆備設慶讚會已至于三結志修
禪者多來住錫庵之能事畢矣所可慮者自今居是
庵者有能得道如羅王之二子者歟常加掃漑不至
廢棄撓者扶之腐者易之能不墜二公之志使與此
山相無窮歟抑無奈又必惟欝攸復為林木以至於不
可知歟皆未可必也是在後來者之責甫懶庵來予
徵記蓋欲以是警後來也予與懶庵道雖不同相知
已久故不辭而書其言以為記懶庵世族也棄紈綺
蒙伽梨道譽甚高今為兩街都僧録大師云永樂二

年二月既望

法王寺祖師堂記

法王寺之西丈室之南有隙地頹階破礎鞠為茂草久矣及判華嚴砧公駐錫之明年予往觀之則突然而堂構矣不數月又往觀之則煥然而丹雘矣及三往觀之則中揭毗盧文殊普賢會畫新繪者也左右分掛華嚴諸祖遺像修舊者也予數其成之速公因謂予曰吾以無能濫荷上恩領袖宗門總五教為國一位已極矣祝釐畫報慮無致力去秋八月佛祖合饗之辰乃見諸祖之軸布褁而庫藏之蠹侵蠹損殆

至腐爛吾甚惻然謀諸宗門且抽私楮為構是堂自
癸未夏五月而始至冬十月訖功又與栢栗大師修
公募緣繪成毗盧三尊重裝祖像以安于堂之上燈
供之需亦且粗完仍邀諸壇設會祝工以慶落成欲
使觀像者皆生恭敬而歸乎無像庶憑佛祖之力小
酬君父之恩吾之志願也請子記之以示後來使繼
居者常加修葺期於不朽而已豈欲托之文辭以要
人知哉予諾而退以辭拙不克為者累月矣公又踏
門而請之故不敢辭第書其言以為記若夫隨喜者
具列如左云

金郊驛樓記

惟我國家臣附皇明事之甚謹歲修職貢罔敢怠
朝廷亦謂四方萬國惟朝鮮最效忠順歲遣使命以
宣聲教冠蓋絡繹先後相望上下之際可謂洽和矣
金郊驛距王京西北僅三十里朝使之來及其復命
而往每宿於此蓋來則王必先遣大臣迓勞於此詰
朝率國人備儀衛郊迎使亦以朝而入往則王設供
帳出祖於郊又遣大臣慰餞使必以晚而來故未嘗
有歷此而過之者其廚傳供億之費視他驛倍蓰舊
有館宇隘陋卑湫炎風暑雨欝蒸尤甚而無納凉之

所来者病之永樂二年秋八月吾友大宰崔君子固以文學材幹選充豐海道察訪兼八站程驛使巡視八站從事既月新蒭委積九所以應供費者靡所不集乃謂此驛最近王京使車往来所必憩宿堂屋低陋無以稱國家敬重皇華之意盡撤舊而新之即聞于國得報廼以九月始事取材埴瓦力不煩民迨未于朞而僦工中高其堂翼以左右之室直左室之前起樓三楹宏敞軒豁不後不陋下為燠室以便寒暑越明年二月之初而告訖其夏来謂予曰斯樓雖無江海眺望之賒岡巒環拱野龍紆餘晴好雨奇朝霏

夕烟變態之殊足以供騷人吟嘯之興清風滿檻足以滌馬足之炎塵明月入簾足以侑賓遊之雅賞是不可無記予曰吁子之所為功甚鉅而言甚約其謙矣哉夫樓觀之設何係乎王政而有可以知政治之得失者矣置郵傳命旅舍膏寓皆三代為政之所謹也故昔周之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客至不授館羈旅無所寓遂知陳之必亡今我國家郵傳之所以待使命院館之所以待行旅既甚謹矣而君能體委任之意先隆其委積次治其寓舍而後及登覽舒憂之所以慰其心自今朝使之來益知我國事大之誠為

政之善而國有人其為治永享於隆平矣此非功之
鉅者歟奚登臨嘯詠之足言乎君以世胄擢巍科歷
臺諫嘗顯于朝矣今乃屈於驛程能自不卑勤從
事謙以持己材大而量弘如此他日大用有功於王
國其可量哉永樂三年夏六月

南谷記 張蹐

天地之道分陰陽而職生成固不可使偏勝然其類
有淑慝之異陽居于南其德為明其於人也為君子
陰屬乎北其德為暗其於人也為小人聖人繼天南
面而治孔子賛易扶陽而抑陰以明其義乃曰聖人

南而聽天下嚮明而治夫南陽方而明處也聖人之治能使天下而文明君子之學在乎自明其德而已吾同年昌寧張先生以剛明之資正大之學嘗顯于朝及退而居其鄉之南谷後以通經復召為國學長官亦居于都城之南因以南谷自號意蓋取諸此囑予暢其說予惟南者方位之最正而運氣之極中也聖人之位臨莅萬方而其正位必嚮于是天之列星環周四方而其中星必定於是四時之氣終始萬物而其長茂莫盛於南訛蓋東則陽之方長而未純西則陽之已過而將衰惟南乃是正中之方陽明之

最盛而造化之既亨也故治必向此而文明昜必加此而中正南訛之功亦必宅此而平秩天地之南也若夫先春而和暖竟日而暄妍陰凝沍寒而生意盎然一山之南也簷虛而風來牖明而日照夏可以滌暑冬可以負暄一室之南也昔先儒張敬夫號以南軒取之所居之室也今先生之南谷取之所居之地也是皆有志於有聖之學而自修君子之德者也予雖不敏亦嘗願學敢以陽而號之矣南也陽也非有二也其志可謂同矣學予資稟暗弱學問汙下卒不免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矣惟先生視我以指南

而使不迷於所歸是所望也永樂三年六月之望

月江記

近世浮屠最顯者曰懶翁號江月軒蓋取現像應機之義自是師其道者多取水與月以自號取之於小則曰溪曰澗取之於大則曰湖曰海水有大小而月無不同人有智愚而性無不善可謂善取譬矣今寶鏡又以月江號之是專取懶翁之號而倒稱之夫江也月也懶翁豈得而私之哉月在天有目者皆可覩江在地有口者皆可吸況在人乎求其所以為懶翁者在我而不在彼懶翁豈得而私之哉雖取彼之自

號而號我可也且其互稱自分体用曰江月則由用而源其体曰月江則由体而達其用体用一源上下無間師其以是而体察之常使吾心之体湛然清明應物之用隨感不差如月之照予江如江之受予月則雖江月吾可也雖月江吾亦可也

尚州風詠樓記

尚州本沙伐國自屬新羅為大府迄今千有餘載山川之秀人物之繁系為一道諸州之最然未嘗有樓臺亭榭之設其民風之淳朴可想矣洪武庚戌牧使金公濟得重營廨宇始置菓園于東北開亭甚吾座

主韓山牧隱相國名以風詠仍為作記解元星山陶隱留之以詩二公皆一世文章大手也此州聲價實增其重庚申之歲倭寇侵犯官屋民廬盡罹兵燹明年辛酉半刺田君理始等州城招輯遺民因舊基創別館以待使命庚午牧使李公復始又創廨舍而亭榭皆未暇及今牧使宋公因判官韓公岩協心為治弊祛利舉風教以興人民寧謐於是又就亭之舊址益闢以廣起樓其上且書牧隱之記陶隱之詩皆徙舊觀一州勝槩為益增矣州人前大護軍金公謹來語予曰吾州自有風詠亭始得二大儒巨筆以華其

光中遭煨燼不克復建久為州人所耆今吾牧伯攸
續卓異為諸州冠其起斯樓葺不及民不月而成使
命往來有所登覽州民老幼相與慶悅牧隱陶隱予
之師友也何惜一言以繼其後予予曰風詠之義亭
之記盡矣予奚庸贅其曰使仗節部符行過此州者
得如春服既成之際和氣洋溢尚民其幸哉此其期
望於人者甚大予敢即此而申言之孔門諸子各言
其志莫不規規於事為之末曾點獨言風詠而歸夫
子嘆而與之說者謂有堯舜氣像蓋其胷次悠然與
大霎同体隨物賦形各得其所則其施措之際必有

少懷老安綏来動和之妙和氣流行民安耕鑿醉〻如在春風之中治效直與大化同運堯舜之治亦不過此原其所自只由胷中無一點私累耳如使仗節部符之使登覽之際洒滌塵煩消遣世慮孰熟不待濯泉而清治繁不待謀野而獲俯仰之中酬酢之間默視風詠之樂而有得於心以廣物我同然之理則其治效之效豈不大哉若其樓中游觀之勝吾老矣儻得一往寓目以臨其風當為繼陶隱之後而詠之耳永樂六年秋七月日

陽村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陽村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序類

送慶尚道按廉典理呂揔郎序

士君子立志遠大孰不欲有為於時番譽於後乎然或不遇則無以展其材而賞其志以有用之材遇可為之時則能有所樹立以光於後世必矣龜軒先生之胄典理揔郎呂君初受訓於家達慨然歎曰讀書以明義理耳乃棄舉業不務先王徵入侍左右小心奉事久彌謹先王重之主上嗣位之初宰相知君有牧民材薦為甫州理果最入為都官揔郎爭訟辨出

為軍須察訪奸猾懲及遷司憲掌令風紀益振君可謂有志與材而遇時矣然其施者少而積者多君之欲為於時人之有望於君豈止此而已乎今慶尚道師旅飢饉民業蕩盡往往郡縣棄為賊言之可為於悒非有文武通材威德素著足以附衆克亂者疇能按是道哉于時廟堂難其人歷選在僚之賢得君為薦首君固辭不欲行客有說君者曰士之遇知於上雖在平時猶必有所報效況當緩急艱難之際哉夫處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苟以艱險為避退讓為賢豈義也哉方今主上宵旰興左右大臣慎擇初

命君君其可辭耶天下之理極必復倭奴之作擾殆將三紀今茲慶尚受侮極矣其將復興乎君之往也招集遺黎汛掃殘寇以寬南顧之憂其功業豈不卓卓矣乎由是位進卿相制致太平聲施竹帛以傳不朽可期也而況君之先壠在昌寧馳駰而往拜掃塋域以陳芼祀不亦美乎君起而謝曰命之矣將行薦紳先生多為詩以贐予書客語以為序

送金堂後序 爾音

堂後金君伯玉父職滿而代將歸寧士大夫之相與友者咸歌詩以贈徵予序予與金君善相知有素也

自為生員時卓然已有聲嘗與其友數人挾書過闕
而行先王臨苑中望見之令中使召之問姓名上素
聞其名欲試觀其才命賦三教統壹詩四韻韻甚強
險君即賦獻果為其冠明年又冠會試場升于庭對
中高第出為雞林府軍事雞林大府也政繁事夥而
君裁處有格吏民皆服事有不慊於心者即不旋日
棄官匹馬而還吏翰嘉其才表授館中職宰相又選
任文牒材幹出等既累月而君求免宰相不聽而君
求益堅乃得替仍舊館職有年矣今年春秩既滿當
拜參官適無政權任堂後遂為真夫堂後位卑而職

重且繁也上自郊丘宗社下至百神之祀凡大小與祭官皆堂後自擇公卿大夫至於士之告身皆堂後自署宮門之守直者亦必堂後往監之其職不既重矣乎抑有甚焉者公卿之當與祭者或辭以故士大夫或還其牒祭或有闕職風憲從而議其罪惟堂後是責位又卑人易狎而侮之以一介易狎之士任一國莫重之責吁其難矣今金君之為也不見戾於卿士不見劾於憲司位卑而無戚戚之容其材可謂大而其度可謂弘矣他日大用於朝展布所學其功業成就豈易量哉方今明良相遇任賢畜治士君子出

仕之秋也君歸雖有山川禽魚之樂其無留焉可也
君聞予言慨然曰吁仕宦命也事君日長也孀親老
矣吾忍捨其養而來仕於數百里之外也哉予曰養
口體不如養其志與其在側而養於身孰若宦達以
慰其心哉子之宦達親寧有不欲者乎人之為孝有
異在側而終身者九民也君子則不然立身揚名以
顯其親而已矣功加于時名揚于後則親顯矣其覘
在側之養何如哉無已則有一焉大丈夫得志於君
千駟萬鍾之富可致也苟不及此有爵以立乎朝有
祿以庇其家則亦可以迎養也已斯不亦可者乎君

謝曰然書此以為序

送生員李文和歸覲安東序

生員李文和初入小學安相端潔聰慧好學諸生皆愛之稍長學益進中試生員今年春辭親自鄉來京師受業於茂松尹先生之門視易聽新所造益深忽一日告其師及其朋友曰吾親在數百里之外吾之違雖亦已久矣岵屺瞻望之思無時而已矧今流火始西天地始肅一元之氣萬物之生皆反而歸矣覽物感時惻然有動于中吾其還也遂卜日以行薦紳先生及國學生凡知生者用老杜秋興詩一篇分韻

詠歌以美其歸予亦賦樹字焉於是咸曰是不可無序乃屢於予予告之曰嘗觀魯論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之訓而有感焉夫遠離則悲久違則思人之情也況子於親乎不唯已之思親不置而親之念我亦未嘗頃刻而忘于懷則為人子者豈可遠遊而無方過期而不至以遺親之憂念哉聖人因人情而為之教者至矣今李生奉親之命來學于京又未幾而歸養焉此其志汲汲於孝矣能不戾於聖人之教矣吾其可得留耶吾知夫生之歸也綵衣上壽潔餐致樂藹然和氣溢于庭闈而重於鄉里以興起同然之

心而成其仁孝之風也吾將執筆以記封人之錫類
爾生其勉旃生所歸吾鄉也山川之勝吾未得一寓
目焉有隱君子去礦伯王父者吾友也文章學術皆
一時之選而自放於山水之樂空谷之駒莫或肯來
吾思之而不可見也生之行吾胡得而無情哉安得
從子而逝與之翺翔於物外以寫我憂哉生於脩邇
之暇幸為我謝之

送金少年自知之陽山詩序

國家曾子之學於浮屠氏尚矣浮屠之相與友善者
詩文相贈或為之求於縉紳之間其交際可謂勤矣

而今鮮有然者焉金少年之將之陽山也曾溪通禪師來謂予曰我與金少年相得甚其將行也義不可以無贈將以乞諸君子言子其為我先之予樂聞師之有古風不以文拙辭且告之曰師之求言非欲苟焉以譽之蓋將誘掖以益其進也夫誘人之進者因其所慕之善而利導之則必悅聞而樂從之矣稱道人之父兄以望其子弟則其心亦必感發而興起矣然則何以他求為哉特以其尊公之事喻之爾吾嘗事公於政房親熏而炙之者有年矣文章之盛忠孝之懿固不敢隱度論也然其彰彰者靡不共知之早

擢高第華閥已擢及中皇朝甲科名聲滿天下歛而
東歸掌綸綍尚符璽先王重之親寫姓名字號以賜
眷遇既遷主嗣任適進先志惟公是嘉進司候古
命試成均且與鉉選而公不自滿假夙夜惟謹又以
顯其親拜相封主赫然為世所榮是皆替古之力也
是必其子知慕而冀及之矣以是望之其不脫開而
樂從感發而興起乎良弓之子必學為箕良冶之子
必學為裘弓冶賤技也而其子猶必效之以永其方
況文章忠孝之為家法者乎可不思所以紹之哉庶
幾自強於學問而已幸勉旃洪武戊午十一月朔

贈李生序 嗜

予之登第也吾大父誠齋公戒之曰先君菊齋文正公為貢舉時益齋李文忠公年未冠擢高科好學不已公喜之遂館甥焉文忠聞某有書必借讀某有書必借讀之日孜孜而夜繼晷也往往先君有賓客備肆讀書聲亂賓主之言則命止之而猶倘其聲而未嘗輟也學以日進聲問以日播大為宣廟器重後迺扈駕北朝燕京南遊吳會得與天下之名儒碩士摩壘切磋既極其正大高明之學奉使川蜀游歷往還又極其奇偉壯峙之觀蘊之胷中言

之而為文章行之而為道德施之國家而為功業以佐六朝文明之化而賁飾大平垂之無窮者炳炳也古之人以少年登科為不幸懼其廢業也如文忠者豈不幸之有哉汝之登第亦早矣汝之學問未也汝毋安於小成以效文忠之所為毋怠予既敬受其命矣然以世故廢業志不加勉學不加進悠悠者又十年矣雖未能如其教焉亦未敢忘于懷也今曾溪玄師三造吾廬而言曰李少年益齋文忠公之孫也生質之美而學不厭予喜文忠之有孫欲煩諸公教誨之言以益其進也予患一言予辭不獲以所聞於誠

齋者告之曰師以此語少年少年必有以興起矣夫人義質之稟於天者易得而學問之得於己者難矣教學不明蒙養不端幼而不能知孝悌之職長而不能辨義理之分學問之無所得而言行之無其倫生質之義有不足賴者矣尚何望文章德業之炳炳也哉生能以乃祖爲法而學其學焉則他日揚于王庭展布所學道德功業將無愧於其祖而人皆信文忠之有孫也文章亦其英華之所發爾生無特其生質之義而益勉其學焉可也若夫學問之方義理之蘊諸君子必有言之者矣生其服膺焉洪武己未三月

癸巳

贈雲巖中德義砧序

浮屠師義砧以吾座主牧隱相國詩來示予曰我雲巖珠公之徒也子之兄南公之同門也我雖遊方之外縉紳先生若圃隱鄭公若齋金公陶齋李公皆以我稍知讀書而不絕之矣今將求詩文於諸公我之求詩文其亦有說焉我佛之教以心常虛而不著於外物為道是其於世泊然無所嗜然後可也然人之有心不能無動動則不能無所嗜嗜欲之累於物誘而害吾心者無窮焉我之嗜詩文欲以托此而逃之

也進空虛而居閑處獨息焉游焉於文字間消遣世慮樂以忘憂吾之志也其與沒溺於物欲而喪吾心者不有間乎古之浮屠與儒士大夫游以詩文自娛如唐之文暢者予實有慕焉予無以為佛者而絕我也予樂聞其言之有道也告之曰師誠學於珠公之門而不見絕於向之數公者也鮮不耳其言吾將信之況其言之有道乎敢不施誡以相與若夫詩文則諸公之作必能起發師之志矣若予者豈知言者哉姑書其語以為贈洪武庚申夏五既望

送交州道林按廉序　球

國家用人不可不慎也庶官百執事各任一職猶難其人況兼總衆務而專制者乎宰相兼總於一國按廉兼總於一方是尤不可不慎也然宰相議於廟堂稟命於上有疑事則咨於百官而後定若按廉則專任一道之責而獨斷於已吏理之得失民生之休戚賞善懲惡分爭辨訟犴獄之寄甲兵錢穀之事皆在吾之職分而動靜語默人皆仰之號令施措人皆趨之喜則一方皆安怒則一方皆懼至於飲食之微守令必在視寒暖而親嘗之然後敢進事之如君父敬之如神明其職之重而威之嚴如此苟非仁恩閎敏

兼人之材者疇克當之哉故國家每遣按廉之際宰
相各薦在僚之賢從其多者以聞于上而定焉人之
淳是選亦難矣為按廉者衆皆榮之官為之者雖所
不知皆敬信之以其淳是選迺驚制春秋更代以
為常上之五年已未臺諫獻議乞以一年為限事下
廟堂定為秋代之議六年秋軍簿正郎林公球淳選
為交州道按廉固辭不獲將行朝之文士多為詩以
餞使予序予雖不能文知林公最親且舊故不辭昔
予方總角讀書於忠州之上異山時林公亦至年長
予數歲學行皆非我所及蹙然若成人焉同居踰年

之久日益相親信情如兄弟其後數年公已筮仕予亦登第同立于朝蓋亦有年矣雖不能日日相從而童稚之情猶在也所友於朝者雖多其親與舊豈若予二人哉公之幼也已如成人及其仕也以賢能見用備歷刑訟重任而人皆稱其明達公真所謂仁恕閎敏兼人之材者也今又以爲專任一道之責公可謂遇時而公之材亦可以施矣若予之猥瑣淺暗而無遠識公所知也雖欲有言何能有所裨益哉然而不言則非朋友相贈處之義也夫士之立於朝無問位之崇卑而各有職當隨吾之所在而各盡吾職之

所當為者爾按廉使其職可謂繁矣其威之嚴重亦可謂至矣威雖重不可肆也職雖繁亦有要不可以不察也仁恕而已矣仁則能愛民恕則能有容以仁恕而行吾之威則可以無大過矣自僕之興吾民之憔悴甚矣交州道雖非受僕之地防戍之徵漕輓之費不能不與之俱困為可不為之惻然歟民者邦之本也本固而後邦寧苟民之不能恤餘無足觀者矣是皆林公之所自知而予之強聒非諛也臨民之道無大於此故不得不以此為贈洪武十三年秋八月日

送新進士韓有紋序

韓有紋因仲質直講謁于予受尚書久而彌謹學日
進明年春陶隱李先生掌成均試考文章甚詳有紋
中高選將歸榮其親于清國子先生若齋金公而下
暨博士諸生皆為歌詩以羣其歸將行告別於陽村
曰有紋受業於先生之門二年矣今獲選於有司而
榮吾親者皆先生之賜也然吾親之有望於吾而吾
之欲學於先生者非止於此而已矣今當遠違不得
朝夕侍左右獲聞餘論顧先生之教一言予曰生於
予受尚書予之語於生者又豈在書之外乎昔吾夫
子答或人之問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

政孟子之答曾文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程賢教人之意可謂切矣夫書者帝王為理之事似不切於學者之身矣然其道皆自孝悌推之耳堯之親九族舜之烝烝乂不格姦孝友之至也三代聖人之道莫不皆然是豈有加於性分哉亦自盡而已矣生於脩飾之餘試以此而求之四代之書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皋夔伊傅周召之事無不切於為己者矣欲為孝必如舜之事瞽叟欲為弟必如周公之事武王講而明之以致其知勉而行之以盡其力推而及之萬事萬物無不各盡其道則其於為學之道得矣吁行

於身者所以推於人施於家者所以及於國他日措諸政事其本不在於茲乎生其勉之蒼龍壬戌夏六月己卯

贈玗野雲上人後序

陶隱先生語予曰佛者之道與吾儒不同然其徒之善者亦收之為友矣今有玗野雲者懶翁侍者也其侍翁久而謹翁甚愛之及翁示寂茶毗得舍利置浮圖勒碑以記凡翁之後事無不力為之既乃歎曰吾師在世發吾盲開吾聾者至矣吾尚不能祛其蒙蔽今吾師已矣吾東方又無吾師比吾之蒙蔽將日深

而卒之旨龍尋之歸乎且以吾師之德猶不憚走數千里抵燕謁指空抵江之南謁平山以質其得然後歸于正吾之望吾師猶霄壤然吾師尚爾吾獨不然歟於是與其友權仲英約將之中國歷名山訪求尊宿如嚮所謂指空平山者以就正焉予既贈仲英言矣不可瀆告於野雲也故請之子子其無讓予曰懶翁之徒無慮數十百得其門墻者蓋寡況言其有外堂乎惟野雲侍左右親炙者最久其庶幾於升堂歟然猶不敢自足將遍歷天下以求師焉嚮道之志可謂勤矣然道之可以學而傳可以言而喻者非其至也

在吾心者不可以學而傳不可以言而喻其可以學而傳言而喻者則聞於翁者盡矣又何待於他求哉其不可以學而傳言而喻者雖有師無如之何在吾自得耳今野雲不求之已而求諸人不求之心而求諸外者何歟是豈野雲所不知哉然則其不憚中國之之者有說焉彼之得其師也學之汲汲若不及今而失之如嬰兒之失其母愛之深而慕益切遠之久而悲愈甚其師既不可復得則求人之如其師者求之國中亦不得則又求之天下之遠必得如師者而後已豈自謂求之無益而自止耶其志誠可謂勤而

亦可謂悲矣先生道德文章蔚為吾儒之望常以闢異端為已任而不鄙野雲則其為人可知已故為之序又為野雲頌以歸之其辭曰

英英野雲者乎無迹惟其無迹所以無著南北東西惟適其適出乎膚寸彌乎六幕其舒其卷其体自若萬物發榮施雨之澤洪武壬戌秋八月日

送雲雪岳上人序

懶翁之嗣雲雪岳自山來京師謁吾座主牧隱先生請名其堂先生命負暄仍為記以歸持之來示予曰吾扣牧隱齋蒙吾堂之名之記矣然吾身無所住寧

有所謂堂乎與而名之堂者以寓夫道也吾事吾師二十年之久猶不得其道之髣髴今也失吾師內而求之心外而求之名將以質之四方之先覺欲得縉紳之言以為行遠之資自吾祝髮足跡未嘗入城市何從知縉紳哉子牧隱之門人也牧隱不鄙我而子鄙之歟故惟子之請予應之曰甚矣道之難傳也靈山百萬億衆莫不聞曜曇氏之道而正法眼藏惟迦葉獨傳之右壇三千之徒莫不聞吾夫子之道而殆庶幾者惟顏氏之子其道之難傳也如此況去聖人數千載之後乎近世吾東方浮圖氏惟師之師懶翁

獨紹指空平山之緒歛而東歸以開後學及其終也
有舍利之異其能傳人之所不傳也信矣雖以親炙
之久豈易窺其淫淡哉然道不離乎形器非窈冥恍
惚之謂也亦不離乎形器非淺近苟且之謂也內而
具於吾心外而著於事物舍吾心則無本而体有所
不立離事物則不備而用有所不行体用兼全內外
交養此吾儒之學也佛者之道吾雖不得而知亦不
出乎此心而此心之大如虛空無物我無內外師所
以求之心又求之名者能知內外無二致矣他日質
之先覺其必有合者歟洪武十五年龍集壬戌秋八

月晦

贈金仲顯 方礪 詩序

金海金君汝用號築隱吾母黨族也初仕栢堂材出衆癸卯之雞徵兵交州大為玄陵器重其年使宰相田公祿生修聘浙東君為副皆時之選也浙東人稱其知禮既反拜御史歷顯秩端介不阿不久立於朝歸侍其親有年矣今來京師語予曰吾之奉使浙東也文章鉅儒若金公元素張公翥劉公仁本皆有詩文之贈今已燬於兵燹矣曩者人自日本來得羽庭藁即浙東劉公所著也當時贈我詩在焉所謂贈東

韓金築隱者是也予得而閱之因竊自喜且悲焉夫我一介海東之微士甫得舍使命驅風濤萬里浪之中國謁大儒獲被一言之譽自托不朽其文遍天下覃及外國吾之號傳於無窮豈不為吾之大幸乎然吾之所傳於諸公而藏於家者已為煨燼則吾之使中國得詩文其迹泯矣後之吾東人暨吾子孫雖得觀諸公之集安所徵而知所謂築隱者為吾哉是則其失詩文又為吾之不幸也請吾子筆之書以貽吾子孫使其有徵焉予曰噫天之付與於人者有幸有不幸焉豈獨是哉天使君有其材而遇知於先王

者誠幸矣先王賓于天而君之材不得展於世者莫不幸也君不以身之屈自悲而惟名之不顯後是慮其與得則躍躍以喜失則戚戚以悲苟利於時不恤於後者有間矣且安知夫天使君不幸而屈於今者終以獲伸而大幸於後哉他日樹功業銘彝鼎而勒金石以垂罔極則名之傳比於托詩文為益顯矣君其勉之於是書之以贈其行工乎詩者歌以繼之洪武十六年龍集癸亥良月朏

陽村先生文集卷之十五